

中國文學精華

近代文評註讀本

上册

178344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6920B

近代文評註讀本

目次

卷一

論辨

六國論	李 楨	一
張釋之不拜嗇夫論	陸心源	四
季札論	何日愈	七
漢高祖論	顧雲臣	九
黜驕林	紆	一一
原諍林	紆	一三
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說	

丁惠康……………一五

論桐城派 李 詳……………一八

劉晏論 吳曾祺……………二二

序跋

代曾侯相忠孝錄序 薛福成……………二六

何忠誠公編年紀略書後 黎庶昌……………二九

讀王弼老子注 黎庶昌……………三二

國朝師儒表序戴望……………三四

汪仲伊握奇圖解序戴望……………三五

景詹閣詩文自序姚誥……………三七

讀信陵君傳李楨……………三九

讀內則謝應芝……………四〇

題登高圖施補華……………四一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張裕釗……………四三

跋五公尺牘吳汝綸……………四四

安吉施氏遺著序楊峴……………四七

思益堂集序王先謙……………四九

周禮政要序孫詒讓……………五二

老子注序王闈運……………五四

跋成恭恪臨廟堂碑馮煦……………五六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康有爲……………五八

詩集自序康有爲……………六三

羣己權界論序嚴復……………六六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林紆……………六七

朱九江先生集序簡朝亮……………六八

龔定庵海門先嗇文書後張謇……………七三

織餘瑣述序況周頤……………七九

讀儀禮虞輝祖……………八一

東三省政要序章炳麟……………八二

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後章炳麟……………八五

融齋類稿四旬集敘李詳……………八六

題吳溫叟清溪泛月圖 李詳……………八八

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後 馬其昶……………九〇

讀九歌 馬其昶……………九二

素光閣讀經記序 馬其昶……………九六

劉斐村衷聖齋文集序 陳三立……………九八

陳仁先詩集序 陳三立……………一〇一

二十四史校勘記序 陳衍……………一〇二

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書牘 梁啓超……………一〇五

卷二

書牘

與陳碩甫先生書 姚誥……………一

致陳邁夫書 李慈銘……………三

致敖金甫書 李慈銘……………七

致潘伯寅副憲書 李慈銘……………一一

復某書 李慈銘……………一三

上吳子苾閣學論國朝古文書 陸心源……………一四

復陳子餘論韓文書 施補華……………一八

與黎蕓齋書 張裕釗……………二〇

答黎蕓齋書 張裕釗……………二三

與姚仲實書 吳汝綸……………二五

答章觀瀛書 吳汝綸……………二六

復閻季蓉書 王先謙……………二九

復吳辟疆書 賀 濤……………三三

與沈小沂書 譚嗣同……………三六

致樊樊山書 王闈運……………四〇

答周生書 林 紓……………四二

甲寅五月二十三日家書 章炳麟……………四四

贈序

別弟文 施補華……………四七

送黃蒙九序 張裕釗……………五〇

送張廉卿序 吳汝綸……………五二

送張先生序 賀 濤……………五五

詩法一首示黃生 王闈運……………五七

詩廬說贈胡梓方 嚴 復……………六二

送陶制軍序 王樹枏……………六四

送黃石孫侍御出守徽州序 林 紓……………六七

贈桐城姚叔節序 陳 衍……………六九

贈劉撫園序 馬其昶……………七一

送高嘯桐之浙江序 吳曾祺……………七三

傳狀

道銜奉天府治中蔣君家傳 薛福成……………七五

馬貞女傳 薛福成……………七八

二烈婦合傳 李慈銘……………八〇

貓娘傳 李慈銘……………八三

潘錦芳傳 施補華……………八四

章大傳 熊其英……………八七

陳猴傳 林紆……………八八

先妣事略 林紆……………九〇

曹野人先生傳 易順鼎……………九四

蔣超傳 易順鼎……………九七

哭庵傳 易順鼎……………九九

李淑真傳 張宗瑛……………一〇一

蘇廷光傳 馬其昶……………一〇四

慈谿二孝子傳 馮 开……………一〇七

卷三

碑誌

吳蓮舟墓誌銘 施補華……………一

李孝子碑文 諸福坤……………三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

殿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毅勇

侯曾文正公神道碑 吳汝綸……………五

女慰慈壙銘 王先謙……………一四

賀立羣先生墓表 賀 濤……………一六

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世襲一等

輕車都尉剛直彭公墓誌銘 王

闈運……………一八

曾孝子妻嚴氏靈表 王闈運……………二二

誥授奉政大夫桐鄉縣知縣侯官

方公墓誌銘 林 紓……………二二四

清學生劉君騰業暨未婚守節妻

陳貞女合葬銘 林 紓……………二二八

芳華愍女祠碑 張宗瑛……………三二〇

清故建威將軍贈太子少保湖南

提督忠勤公神道碑銘 袁思亮……………三二二

雜記

雜記二首 薛福成……………三三六

書過善人事 薛福成……………三八

卜來敦記 黎庶昌……………四〇

遊狼山記 張裕釗……………四二

銅官感舊圖記 吳汝綸……………四四

姚公譚藝圖記 吳汝綸……………四七

記毘陵驛馬 劉可毅……………四九

直辭女童 王闈運……………五二

織笠女 王闈運……………五四

湖之魚 林 紓……………五五

博物院美人石記 張 睿……………五六

書邱大刀 張 睿……………五八

書張貞女 陳三立……………六二

書通州吏目 陳三立……………六三

南岡聽水記 鄭孝胥……………六五

登泰山記 陳 衍……………六七

濠上樓題壁 馮 弁……………七一

記賣餅者馮升……………七三

黃氏古堦山莊序 蔣智田……………七四

辭賦

答僕誚文 李慈銘……………七八

哀韓賦 章炳麟……………八〇

頌贊

魏武帝頌 章炳麟……………八三

六十一歲小像自贊 李慈銘……………八四

顧職方畫贊 戴望……………八六

鄭康成畫象贊 李佳……………八七

汪容甫先生贊 李詳……………八九

箴銘

二箴 并序 林紓……………九二

瓊海關箴 陳銳……………九四

四箴 并序 吳曾祺……………九五

石鐘山銘 高心夔……………九七

城南思舊銘 譚嗣同……………一〇〇

函谷關銘 劉師培……………一〇四

哀祭

祭仲弟文 李慈銘……………一〇六

祭楊慰農先生文 張裕釗……………一〇八

祭李文忠公文 吳汝綸……………一一〇

祭朱鼎甫侍御文 康有爲……………一一四

祭宗室壽伯第太史文 林紓……………一二七

近代文評註讀本

祭蔡松坡文 梁啓超…………… 一二三

近代文評註讀本 卷一

論辨

六國論

六國，燕、趙、韓、魏、齊、楚也。

李

楨

字佐周，湖南善化人。同治朝歲貢生。有《响蘭齋文集》。

宋二蘇氏、何氏論六國徒事割地賂秦，自弱取夷滅，不知堅守縱約，齊、楚、燕、趙，不知佐韓、魏以擯秦，以爲必如是而後秦患可紓。夫後世之所以惡秦者，豈非以其暴耶？以余觀之，彼六國者，皆欲爲秦所爲，未可專以罪秦也。

當是時，東諸侯之立國也，非有能愈於秦者也。其溺於攻伐，習於詐虞，強食而弱肉者，視秦無異也。兵連禍結，曾無虛歲，嚮使有擅形便之利如秦者，而又得

天助焉，未必不復增一秦也。惟其終不克爲秦之所爲，是以卒自弱而取夷滅。當蘇秦之始出也，固嘗欲用秦而教之吞天下矣。誠知其易也。使秦果用之，彼其所以爲秦謀者，豈猶夫張儀也。惟其不用，而轉而說切暑衛六國以從縱同親，彼豈不逆知夫從約之不可保哉？其心特苟以弋一時之富貴，倖終吾身而約不敗，其激怒張儀而入之於秦，意可見也。洎桓音水之盟，曾未逾年，而齊、魏之師，已爲秦出矣。夫張儀之辯說，雖欲以散從而就衡，同顧其言曰：『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所以狀衰世之人情，非甚謬也。彼六國相圖以攻取，相尙以詐力，非有昆弟骨肉之親，其事又非特財用之細也，而衡人方日挾強秦之威柄，張喙而恐喝呵遇之，卽賢智如燕昭者，猶且俯首聽命，謝過不遑，乃欲責以長保從親，與相佐助，豈可得哉？所以然者，何也？則以誤於欲爲秦之所爲也。六國皆欲爲秦之所爲，而秦獨爲之而遂焉者，所謂得天助云爾。

嗟夫！自春秋來，兵禍日熾，迄乎戰國，而生民之荼毒，有不忍言者。天之愛民

甚矣，豈其使六七君者肆於人上，日驅無辜之民，駢首抵足，暴骸中野，以終劉於虐乎？其必不爾矣。是故秦不極強，不能以滅六國而帝，不帝，則其惡未極，其毒未盈，亦不能以速亡。凡此者皆天也，亦秦與六國之自爲之也。後之論者，何厚於六國而必爲之圖存也哉？

曰：若是，則六國無術以自存乎？曰：奚爲其無術也？焉獨存，雖王去聲可也。孟子嘗以仁義說梁、齊之君矣，而彼不用也，可慨也夫！

秦與六國一邱之貉，二蘇、何氏亦徒失其論說之價值耳。此作仁人之言，末主孟子說，是爲對症之藥。

【註釋】

【二蘇氏】蘇洵、蘇轍也。眉山，洵字明允，轍字子由，洵次子，並著六國論。

【何氏】何去非，字正通，蒲城人。元豐中

對策論用兵之要，擢優等，官富陽縣，通判滄州。有文集。

【蘇秦】東周雒陽人。始入秦，說秦惠王不用，乃去而說六國之君，合縱以攢

秦，於是蘇秦爲縱約長。

【張儀】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游諸侯，無所遇，蘇秦召而辱之，儀怒入秦，秦以爲客

卿，乃說諸侯連橫事秦，以敗縱約。

【洹水之盟】洹水，在河北大名縣境。蘇秦謂趙肅侯曰：臣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

爲從親以擯秦。令其將相會盟洹水之上，約曰：秦攻一國，則五國各出銳師以擄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擊之，則秦甲必不敢出。

函谷以青山東矣。肅侯大悅。【衡人】指張儀輩。【燕昭】燕昭王名平，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以樂毅為將，伐齊。

入臨淄。【茶毒】苦也。【書】羅其凶書，弗忍茶毒。【劉】殺也。【孟子】名軻，戰國鄆人。【梁齊之君】梁惠王，齊宣王

辟疆也。

張釋之不拜嗇夫論

張釋之，字季，漢堵陽人，官至廷尉。嗇夫，司獸之小吏。

陸心源

字剛甫，一字潛園，號存齋，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光緒間官至福建鹽運使。有儀顧堂文集。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對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上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對曰：「夫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如，言事雖不能出口，而皆稱長者，豈學此嗇夫諛諛諛音利口捷給哉？陛下以其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靡靡爭為口辨而無實也。」上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君子曰：「釋之可謂知大體矣。」

雖然，其識則是也，其言則非也。夫所患於利口捷給者，為其徒能言而實不

可用也。今嗇夫之才可用與否，釋之蓋不知也。惟以其能言而逆斥之。夫嗇夫居上林而因知禽獸之數，其意非爲天子之問，欲以言語取上知也。無所爲而能之，其才宜必有過人者，而釋之乃謂利口不可用。夫以才者爲利口，則是尉之居位而曠其職者，反得稱之爲愿謹矣，而可乎？

且釋之以勃，相如爲言，亦非也。勃，相如爲天子大臣，輔天子平治天下，宜持大體，去小察，非嗇夫下吏比也。勃嘗與陳平見上，上問天下決獄錢穀之數，勃不能對。問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苟非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對曰：『陛下不以臣駑下，使備位宰相。宰相者，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稱善。夫宰相之無專職，以有有司在也，使有司皆效宰相之所爲，則天下殆矣。尉官上林主禽獸，而不能舉其數，其失職則甚矣，豈勃相如比乎？

且人主之治天下，其道在用人得所而已。如使才者以能言見斥，不肖者以

充默得留，則天下之有才者懼矣。是猶宋人之求美玉也，有鬻於市者，責其不當銜黃練切玉，棄而不顧。夫責其銜玉，可也；遂疑其玉不美，不可也。釋之之言，何以異於是。故失一嗇夫，不足惜，使天下之士聞之，皆以有才爲戒，而以泄音沓音充音默相尙，則其爲失大矣。釋之於是時，誠使嗇夫暫守假職，以察其行能，治狀既白，然後官之，否者斥而退之，則上無失人之患，而嗇夫亦不得倖進。今釋之言不及此，吾故以爲非也。

雖然，釋之之意，非爲嗇夫也。夫文帝賢主也，然而倖臣鄧通、趙談之屬，猶接踵而並進。今又以嗇夫能言而官之，彼世主之賢，不皆如帝也，苟以一言之善，進用其私人，如嗇夫之比，其害豈不甚哉？故因其端而逆折之，不使後世得所藉口，此釋之意也。釋之可謂知大體矣。

駁釋之說，確有見地，結處一揚，卻能體會當日情事，不以虛掉了事。

【註釋】

【謁者僕射】官名。後漢書百官志：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

【文帝】名恆，高祖中子，在位二十三年。

【上林

尉【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尉秩三百石按上林秦舊苑也在陝西長安縣西及藍田鄠縣界漢武帝更增
廣之周表三百里離宮七十所【虎圈齋夫】齋夫官名掌虎圈者【上林令】【百官志】上林苑令一人六百石【絳侯
周勃】【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侯定三秦食邑爲將軍入漢定隴西擊項籍守峽關定泗水東海侯八千一
百戶正月丙午封三十三年薨【東陽侯張相如】【功臣表】高祖六年爲中大夫以河間守擊陳豨力戰功侯千三百戶十一年
十二月癸巳封三十二年薨【謀謀】多言也【靡靡】相隨順之意【陳平】陽武人封曲逆侯【泄沓】怠緩之意【孟
子】泄泄猶沓沓也【鄧通趙談】通蜀郡南安人談宦者皆文帝寵臣見【漢書佞幸傳】

季札論

季札吳王壽夢少子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

何曰愈

字雲咳廣東香山人官會理知州有存誠堂文集。

上古立賢，中古立長立嫡，是立賢長與嫡皆先王之禮也。禮之所在，君子踐
之，不必過爲名高，故季歷傳位，聖人未嘗非之也。義之所在，君子行之，似尤不必
過爲名高，故堯繼摯，帝聖人尤無有非之者。何則？禮所在，卽義所在也。君子奚讓
焉？聖人奚非焉？

吳王壽夢生四子：長諸樊，次餘祭，債音次餘昧，次季札。札賢，父欲立之，札辭曰：「禮有舊制，柰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遂止。當時之讓，義也。蓋樊長也，嫡也，重天倫也，讓可也；讓祭，昧也，亦曰長也，天倫也，讓亦可也。迨昧卒，天倫父命，以長以賢，當立者唯札也，固辭何也？使札果立也，闔廬窺竊之心，未敢萌也。何也？必曰是固吾先祖之所欲立也，前數君之所固讓也，且賢與長也，篡弑之事，必不敢爲也。僚之所以弑也，曰非長也，非賢也，篡弑之所由起也。嗚呼！旣弑其父，又殺其子，一門之內，干戈相向，備極凶殘，闔廬何其忍哉！然啓之者札也，當札之出使而歸也，未知悔與否也？其讓也，自爲謀則得矣，使祖宗數百年之基業，再傳而亡，社稷丘墟，泰伯、仲雍之鬼，不得血食，若爲國謀，則計未始非失也。

雖然，泰伯、仲雍以讓位而逃，若札者，所謂無忝爾祖者非耶？天下後世之爭攘篡奪者，視札能無愧耶？如札者，殆與夷齊并傳，可也。

過高之行，適以釀禍，坐罪季札，議論確當。

【註釋】【季歷傳位】季歷，周太王少子，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泰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堯繼摯帝】（史記五帝紀）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閻廬】名光，諸樊之子。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爲王。光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請王僚飲，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遂弑王僚，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閻廬。【出使而歸】時季札使於晉，至曰：苟先君無廢祀，人民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再傳而亡】閻廬死，子夫差立，立二十三年，亡於越。【夷齊】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漢高祖論

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始爲泗上亭長，起兵爲沛公，伐秦，入咸陽，項羽立爲漢王，遷定三秦，與羽戰，卒破之。下，乃即帝位，在位十二年。

顧雲臣

字持白，晚號蒼波，江蘇山陽人。同治進士，有理菊山房存稿。

史稱漢高祖豁達大度，然余觀其於丁公有己之恩，曾不稍顧惜，而徇於軍中，以不忠項王殺之，惡在其爲大度乎？

夫臣於項，貳於劉，丁公與項伯厥罪鈞，不罪項伯而封之，說者以謂太公之不烹，賴伯緩頰，故德之耳。余意不然，高祖志在得天下，杯羹分我之言，雖一時權術，猶喪君有君之對，以示烹之不足爲重輕，然能料伯之必爲救，且能料項王之必聽乎？脫竟烹之，高祖亦不過縞素興師，如爲義帝發喪，以示不共戴天而已，無救於太公之死也。能忍於太公之死，豈必德項伯之救？其德之者，爲鴻門之役，活己之私恩，使已終得天下耳。以私恩德項伯，自以私怨罪丁公，其以不忠之大義爲詞者，權術也。不然，忠於項者，莫如季布，何乃以數窘帝之嫌而購之疾？布幸逸耳，若與丁公比，筆肆切肩而見帝，其能免布之死乎？而帝之心迹敗矣，而帝之說詞窮矣，一戛羹之嫌，且不封伯兄之子，太公屢以爲言，乃使爲羹頡侯，封之適以辱之。不自思微時無賴，屢過丘嫂羣飯之不情，而小嫌必報，雖太公之言，曾不稍假，則高祖度量之廣狹可知矣，於丁公乎何有？

泗上亭長一無賴耳，生殺之用，不盡恩怨，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吾服阮子

之言。

【註釋】【丁公】季布母弟，爲楚將，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項伯】項羽季父也，貳於劉、鴻門之會，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項羽已死，乃封項伯爲射陽侯，賜姓劉氏。

【太公不烹二句】項王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月，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之，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椽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爲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緩頰，婉言相曉譬，勸阻之也。

【喪君有君句】見（左傳僖公）晉臣對秦伯語。【縞素】喪服。【爲義帝發喪】項羽弑義帝，高祖爲之縞素發喪。【不共戴天】（禮曲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言不與之俱生也。【季布】楚人，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乃斃針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比肩】謂肩相並也。【夏羹數句】（漢書楚元王傳）初高祖微時，常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爲羹盡，縣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得侯，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敢忘封之也，爲其母不長者。七年十月，封其子信爲羹頡侯。（注）頡音夏，言其母夏羹釜也。丘嫂，長嫂也。

黜驕

論辨 黜驕

林

紆

字琴南，號畏廬，又號蠡叟，自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光緒舉人，嘗爲北京大學文科教授。有畏廬文集，續集三

集。

盛生驕，驕生闇，闇生決。驕闇之人而護之以決，授之柄者必無幸矣。安石明古而不明勢，未成而敗；商鞅明勢而不明禍，既成亦敗。安石學邃，粹音商鞅術勝，然肥秦而秦甘其誅，富宋而宋倖其去，驕其學術，顯違於人情也。以王、商而違人情，猶莫全其身，矧音非王、商而欲愚聾天下，悉就我闇，得乎？

明者之行決，事後或有所冀；闇者之行決，莫冀矣。富貴者無勳業可也，求勳業以固吾富貴，喜事之小人至矣。匿愆者言義必工，淺謀者論事易動，以其術貢之驕闇，猶試火於枯菅，姦音沃盥貫音於溼壤也。國無政而令驕闇者得行其志，吾屬虜矣。

以王、商之學術，猶且以驕殺身，欲成反敗，禍不旋踵，此是有感而言。

【註釋】【無幸】猶言必受禍也。【安石】王安石字介甫，宋臨川人，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謀革政治，興農田水利，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法，號爲新法，物議沸騰，時名臣皆被斥，然新法竟無效，遂求補外而卒。【商鞅】戰國衛人，少好刑名之學，相秦孝公，定變法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封於商，號商君，孝公卒，被殺。【邃】精深也。《唐書韋夏卿傳》：少邃於學。【矧】況也。【菅】草名，葉似茅而滑澤，莖有粉如霜，質柔韌，可製繩索。【盥】洗手也。《左傳僖公》：奉匱沃盥。【虜】戰時所捕敵人也，生得曰俘。

原謗

林紓

謗者，助吾修養之利器也，能引以爲助，則謗烈而吾修益虔；狠狠然視爲吾敵，力起而與之角，此適以鈇西淹切。謗我者之鋒，而使之內割，仄異切所損巨矣。士惟修之弗力，而又自引而求濟於古人，其視餘人泯泯然，此致謗之媒也。彼沈溺於利祿者，固不屬心於君子之事，至吾日銜之以君子之事於其上，則適觸其羞，而頓悟，將謂我不以人類待彼也，亦必矯爲君子之言，力繩吾短，又不已者，且稍弛

其所有事，潛合黨徒而謀，一若吾之聲影，皆足引以爲罪，是吾自布荆棘於門宇，且博製桎質音枯，谷音授之於吾左右，以自陷也。

古君子亦修其在己者而已，其防禦咎心之事，夢寐之間，若受謗書，引以爲愧，且不之暇，乃外張旗鼓，與謗者爭，無謂之曲直，此豈君子之事？嬰兒之毆人，受者轉以爲笑；優伶之謫人，中聲去者不以爲恨，原其無心也。君子者，小人之嚴敵也，一白翹於衆黑，孤弦遏乎羣曉，希切此其必反吾，亦必不能勝者也。故曰：謗之來，實吾人自致之。

堯政固善，叛堯者或以爲桀；桀政固不善，而附桀者轉以爲堯，堯、桀之辨，世且音紛之，謂有真曲直，恃以自固乎？君子所爭，當在吾道之是非，弗計乎人言之是非，人言之中乎道寡也。吾內省其身，力制其行，謂可立信於衆，然則仲尼又安有武叔之毀，與桓魋徒回切之阨，韓愈氏原毀，其要言曰：『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此特爲謗者設身而言。君子則不求無

謗，但求可以致謗者而自弭，不外備而守完，不內疚而行舒，謗者又何力焉。

修其在己，乃弭謗之上策，文能曲折道出。

【註釋】「銛」銳也。「劓」插刃也。「泯泯」猶茫茫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武叔之毀」（《論語》）叔

孫武叔毀仲尼。「桓魋之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

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韓愈」字退之，唐昌黎人，山進士累官吏部侍郎，卒諡曰文，有昌黎全集。

孔子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說

丁惠康

字叔雅，號惺庵，廣東豐順人，有丁徵君遺集。

昔堯舜已沒，微言就歇，然後誕張乖離，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在易大傳曰：「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夫儒墨者爭鳴其說，而務蘄乎治，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善夫韓非之論曰：「世之顯學，儒墨也，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故道在隱括而已。

且夫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當春秋戰國之世，殆哉岌岌乎！孔子欲撥亂世反之正，除殘暴而易昇平，尸子所謂孔子貴公者也。若墨翟之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則尸佼所謂墨翟貴兼者也。夫公之與兼，相去幾何？是以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其趨一也。余竊怪夫世之學儒者，絀墨，學墨者，絀儒，互相訾詆，而道術幾爲天下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寸木之與岑樓，何以異哉？

今夫人有蹈於水火之厄，展轉顛連而無所告，苟非禽獸異類而稍有人心者，立於其前，姑勿論其善惡與否，必將呼號乞援，冀其拯手而一救之者，以爲彼固猶有仁心也。墨者雖兼愛與，其心固無乎不仁。天下水深火熱之會，亦已久矣，栖栖皇皇，轍跡幾徧，苟竝世而一遇，孔墨又焉能不相助以爲理，而徒如後世黨同門，妬道真，悻悻然小丈夫之爲，接輿楚狂，荷篠去聲，沮溺音條，孔子猶欲推其不忍之心，引而致之，況乎同術也哉？

要之諸子百家，各名其旨而立言，務以求勝。世莫不以其誣孔子爲墨子罪。此亦如老莊之非毀儒學，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無足深責焉。獨自墨子之死後，墨分爲三：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墨者。墨之言滿天下，孟子辭而辟之，廓如也。世以其徒恣肆橫決，而遂歸咎於墨翟，謂顯與孔氏相繆戾。不知今之儒者，其違於孔氏之教，亦已多矣。徒鑒於墨而不知鑒於儒，是猶知二五而不知一十，東鄉而望，不見西墻者也。夫以孔墨相提並論，自古在昔，孰不然哉？孰不然哉？

問禮問官，孔氏無不容納，世無並雄，不必藉辨論以自見。至孟子時，諸子蠶起，欲定一尊，不得不關衆說，而無父無君，近於謾罵。文能溝而通之，孔子有知，亦當歎爲知言。

【註釋】【微言】精微之言。【舛馳】背馳也。【蘄】求也。【省】察也，明也，又善也。【韓非】韓之諸公子，著書十餘

萬言，今所傳韓非子是也。【隱括】（後漢書鄧訓傳）考其隱括。按隱同鑿，括同栝，鑿，揉曲之器，栝，正方之器。【岌岌】危也。

【尸子】名俊，魯人，著書二十篇，已佚，今傳者，清章宗源刺取書傳輯成之本。【孔席二句】言其急於濟世，居無定所，突，突，突，豔，

黑也。【訾詆】毀罵也。【不揣句】（孟子）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栖栖】急迫之貌。（論語）丘何

爲是栖栖者與？【皇皇】心不定也。（孟子）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悻悻】負氣之貌，句見（孟子）。【接輿楚狂荷

篠沮溺】春秋時隱士，見（論語）。【老莊】老子，姓李，名耳，爲周柱下史，著道德五千言。莊子名周，戰國蒙人，嘗爲漆園吏，著書十

餘萬言，大率皆寓言也。

論桐城派

桐城，縣名，屬安徽省。方苞、姚鼐，皆桐城人，因有桐城派之稱。

李詳

字審言，江蘇興化人，有學製齋集。

說文有辰無派，辰从反永，謂水之袞同邪流別也，卽今派之正字。夫袞流別赴，

異於正源，本非雅詞。古云師法，無所謂宗派者；有之，自宋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始。

然一祖三宗之說，山谷、后山、簡齋，尙在人口，其下則蔑如也，可見一時好尙，

未爲定論。乃乾隆中，程魚門會文正謂周書昌非是與姚姬傳先生相習，謂天下之文章，其

在桐城乎？此乃一時興到之言，姬傳先生猶不敢承，其與王愴甫書，但自居於宋

穆伯長、柳仲塗一流，爲揚徽之首途，先生之謙，固不可及。誠知文章一道，大則籠罩百家，自鑄偉詞；小亦鑽仰先達，樹義卓然。所宗何師，卽爲一派，譬之同源異流，歸海而會，乃與古人衰流別之訓相合。若舉天下統定一尊，猶之四瀆并而爲一，云此爲正派，餘則非是，固無此理。然其說新奇，倡其說者，又爲當時之望，因之有不考情實，雷同附和，旣挾恐見破，披猖愈甚者，姬傳、魚門之時，豈料及此？然魚門之言，乾嘉時尙無敢奉此爲說，以當時諸老存者猶夥，略一舉口，則詰難蜂起，故匿而不見。至道光中葉以後，姬傳弟子，僅梅伯言郎中一人，同時好爲古文者，羣尊郎中爲師，姚氏之薪火，於是烈焉。復有朱伯韓、龍翰臣、王定甫、曾文正、馮魯川、邵位西、余小坡之徒，相與附麗，儼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伯言亦遂抗顏居之不疑。逮曾文正爲歐陽生文集序，復暢明此旨，昭昭然若揭日月。文正功勳莫二，又爲文章領袖，其說一出，有違之者，懼爲非聖無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爲文章波瀾，不意舉世尊之若此。唯巴陵吳氏，具有先見，作書與文正，力自剖別，文正

卽答書，許其最免。雖爲相戲之言，其情固輸服矣。

文正之文，雖從姬傳入手，後益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義，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采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文正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門下則有張廉卿、吳至父、黎蕤齋、薛叔耘，亦如姬傳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鄉派中人也。自四君歿後，世之爲古文者，茫無所主，僅知姬傳爲昔之大師，又皆人人所指明，遂依以自固，句模字剽，於其承接轉換『也、耶、歟、矣、哉、焉』諸助字，若填匡格，不敢稍溢一語，謂之謹守桐城家法。而於姬傳所云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闕一，則又舛焉背馳，若適燕之南，其轅博士書驢券，累紙不見驢字；又若爲人作奏，而葛龔之名未去者，此則種種駭怪，尾闕之泄，漸且涸焉，無涓滴之潤，源旣竭矣，派於何有思之足爲寒心！

余於今之能治桐城古文者，皆在相知之列，其學又皆有餘於古文之外，未嘗不愛之重之。余之此言，蓋專爲救弊而發，且正告之曰：『古文無義法，多讀古

書則文自寓法；古文無派，於古有承者，皆謂之派，期無負於古人，斯已矣。於桐城何尊焉？於桐城又何病焉？」

歸罪伯言，抉摘標榜桐城者之醜態，俱爲確論。論湘鄉處，字字踏實，惟亦列之爲派，則似效尤桐城耳。

【註釋】【說文】字書名，漢許慎撰。【呂居仁江西宗派圖】居仁作江西詩派圖，有一祖三宗之說，以杜甫爲一祖，黃山谷、陳后山、陳簡齋爲三宗。

【山谷】黃庭堅，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宋分寧人，舉進士。紹聖初知鄂州，爲章惇、蔡京等所惡，貶宜州。詩學

杜甫，爲宋代大家。【后山】陳師道，字無已，宋彭城人。性高介，不苟取，元祐中，蘇軾薦其文行，除本州教授，累遷祕書省正字。詩平淡

雅奧，自成一派，有后山集二十四卷。【簡齋】陳與義，字去非，號簡齋，葉縣人。登上舍甲科，監陳留酒稅。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

誥，至參知政事。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高舉橫厲，上下陶謝章柳之間。【乾隆】清高宗年號。【程魚門】名晉芳，號載園，

歙人。乾隆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庫館纂修官，書成，擢編修，分校曾試。【姚姬傳】名鼐，一字夢穀，桐城人。乾隆進士，選庶吉士，改禮

部主事，擢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惜抱軒文集。【王惕甫】名昶孫，字念豐，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著有淵雅

堂集。【穆伯長】名修，宋鄆州人。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負才與衆齟齬，通判忌之，使人誣告其罪，貶池州。久之，補潁州文學

參軍，徙蔡州，明道中卒。修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柳仲塗】名開，宋大名。幼穎異，慕韓愈，柳宗元爲文。開寶六年舉進

士，官殿中侍御史。雍熙中知寧邊軍，累徙知滄州，道病首場卒。有集十五卷。（宋史文苑傳序）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徽】

旗幟也。【先達】顯貴之前輩。【四瀆】江、河、淮、濟。【道光】清宣宗年號。【梅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二年進士，以知

縣用，改捐郎中，咸豐五年卒。著有柏硯山房文集。【朱伯韓】名琦，字濂甫，桂林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給事

中。以守廣西省城功，擢道員，留浙江候補。咸豐十年，浙江省城陷，殉難。著有怡志堂集八卷。【龍翰臣】名啓瑞，字輯五，臨桂人。道光

二十一年進士，授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著有經德堂文集十四卷。【王定甫】名拯，元名錫振，號少鶴，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進士，

官至通政使。著有龍壁山房文集。【曾文正】名國藩，字伯涵，號滌生，湘鄉人。道光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官至武英殿

大學士，兩江總督。以平粵匪功，封一等毅勇侯，世襲。卒諡文正。著有文集四卷。【馮魯川】名志沂，字述仲，代州人。道光十六年進士，

官至安徽廬州府知府。著有徵尚齋文集。【邵位西】名懿辰，仁和人。舉人。由內閣中書遷刑部員外郎，充軍機章京，發往東河。咸豐

四年，以濟寧防河無效，去職，十一年粵匪陷浙江，殉難。有遺文一卷。【歐陽生】名勳，字子和，兆熊子。【巴陵吳氏】吳敏樹，字

南屏，巴陵人。舉人，官瀏陽縣訓導。著有柧湖文集十二卷。【揚馬】揚雄，司馬遷也。【退之】韓愈字，事詳前。【張廉卿】名

裕釗，詳序跋。【吳至父】名汝綸，詳序跋。【黎菴齋】名庶昌，詳序跋。【薛叔耘】名福成，詳序跋。【博士兩句】（顏

氏家訓）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葛龔】字元甫，東漢寧陵人。和帝時，以善文記知名，性慷慨壯烈，勇力過人。安

帝時舉孝廉，爲太官丞。【尾閭之泄】尾閭，海水所歸也。（莊子）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

知何時，已而不虛。

劉晏論

晏字士安，唐曹州人。天寶中舉賢良方正，累官御史中丞，兼度支鹽鐵等使。廣德初，進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尋爲轉運、租庸等使。晏理財以養民爲先，嘗言戶口多，則賦稅自廣，出入錢穀，必委士類，變通有無，而盡其妙，後爲楊炎所構，誅死。

吳曾祺

字翼亭，福建侯官人。有倚香山館文集。

劉晏能臣也，唐之中興，晏有力焉。論者不察，乃欲夷之言利之徒，豈不悖哉！
方安史之亂，西京傾覆，累朝蓄積，掃地盡矣。加以商旅不行，戶口日耗，國家
大計，一無可恃。夫飢寒切身，雖慈母不能保其愛子，今驅百萬之衆，使之前死於
敵，無重賞以隨其後，而又行者有飢渴之憂，居者有室家之累，則衆心日搖，且不
戰而自潰，雖有李郭之才，不能爲之將也。權其贏縮，輕重緩急之勢，而爲之制，使
上獲其利，而下不至於病，凡其所規爲施設，曲盡乎人情物理之當然，而又法無
所因，勢無所襲，意揣心造，洞達無間，史稱其有精力，多機知，洵不誣也。自德宗聽
楊炎之譖，置晏於死，不數年間，卒使饋餉不繼，三軍大譁，奸邪因之，致有奉天之
禍。使晏尙在，必能爲之規畫處置，俾沛然有餘，雖有朱泚之徒，亂何自起？則德宗
不能用晏之過也。晏之存亡，係於唐之治亂如此，大功不錄，罪且隨之，此誠有識

之士所宜拊心於彼昏之不知。

乃迂儒之論，徒以利之一言，爲君子所不取，於晏之死，尙嘖有煩言。不知所惡乎言利者，爲其專之於國，而予下民以不便。今晏之法，有無可以相通，而不至於拮据而無措；貴賤可以相救，而不至於壅遏而不行，蓋自周公以來，能得周官之意者，一人而已。行之數年，閭閻蕃息，府庫充實，亦可謂有大效矣。其汲汲以用人爲先，自言士陷贓賄，名重於利，故士多清修，吏雖潔廉，終無顯榮；利重於名，故吏多貪汙，尤所謂通達治體之論。自古以利事其君者，未有不敗，桑弘羊、孔僅、叢詢、同於前，桑哥、盧世榮、稔、日、飲禍於後，晏獨爲之十餘年，軍國隱然賴之，而士農工賈無一不受其益。蓋所謂輔道而行，而不爲一切苟且之計者也。

作史之臣，牽於俗人之所聞見，而亦爲之貶詞，至求其罪不可得，則曰人多怨之。夫人臣之道，莫難於任怨，莫不難於避怨。彼媼音、音齷齪之徒，日以顧慮人言爲計，終其身無一事之可爲，使其君獨以一身任天下之重，朝廷皆此等人，

君國奚賴焉？況利之所集，不在上則在下，不在下則在上，上下不在，則在於中飽之蠹。今上下俱有利，則其中之無所利可知也。無所利則怨，固勢之所固然，亦情之所必至，則多怨乃所以爲賢，而足爲晏病乎？吾嘗論長官之賢不賢，定於胥吏之口。胥吏以爲賢，則真不賢矣，無他，便其所爲也。胥吏以爲不賢，則真賢矣，無他，不便其所爲也。今於晏之事益信。

理財爲叢怨之事，然上下俱有利，則無怨可知。今之搜括民財者何如？

【註釋】

【安史之亂】安祿山，唐營州柳城胡，玄宗時，爲平盧范陽河東節度使，厚結貴妃楊氏，天寶末舉兵反，陷洛陽，逼長安。

稱燕帝，玄宗幸蜀避之。尋爲其子慶緒所殺。史思明，寧州夷突厥種，與安祿山同鄉里，累官至大將軍。祿山反，思明從之，祿山爲慶緒所殺，思明遂殺慶緒而自立，稱燕帝，尋亦爲子所殺。

【西京】長安也，今陝西長安縣。

【李郭】李光弼，郭子儀也，光弼，柳城人，封臨

淮郡王。子儀，華州人，封汾陽郡王。

【德宗】名适，代宗子，在位二十六年。

【楊炎】字公南，鳳翔人。德宗立，以崔祐甫薦，與喬琳同

平章事。初劉晏與炎不相悅，至是，炎奏罷晏轉運等使，尋貶晏忠州刺史。建中元年七月，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德宗使中使絳殺之。

【奉天之禍】建中元年六月築奉天城，在今陝西乾縣。四年冬十月，涇原兵過京

前，作亂。德宗幸奉天。【朱泚】代宗時盧龍部將，殺節度使朱希彩，代領其鎮，尋以弟滔留鎮，而自入朝。涇原節度使姚合言作亂，泚

爲太尉在長安，亂兵舉以爲主，稱帝國號大秦，圍德宗於奉天。李晟復京師，泚出走，爲其將所殺。【桑弘羊】漢雒陽人，武帝時領

大農丞，盡管天下鹽鐵，作平準法，以心計，不用籌算，言利析秋毫。元封中賜爵左庶長，爲御史大夫，後與上官桀謀反，被誅。【孔僞】

漢南陽人，用鐵冶爲業。武帝時爲大農丞，與東郭咸陽領鹽鐵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桑哥】元丹巴國師

之弟子，爲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世祖任之，始終四年，好賊暴著，伏誅。【盧世榮】元大名，阿哈瑪特專政，世榮以賄進，爲江西

權茶運使，後以罪廢。會世祖喜言財利，有僧格者薦世榮有術，召對稱旨，授右丞，奉旨整治鈔法，通行中外，官吏奉法不虔者，加以罪

居，中書纒數月，恃委任事，視丞相猶虛位，左司郎中周戡與世榮稍不合，坐以廢格詔旨殺之，朝中凜凜，民怨沸騰，奸發伏誅。【稔】

積也。【媵媵】不決也。【齷齪】急促局蹙貌。

序跋

代曾侯相忠孝錄序

曾，謂曾國藩也。

薛福成

字叔耘，一字庸齋，江蘇無錫人。光緒間以副貢參曾國藩、李鴻章幕府，除寧紹台道，內擢卿寺，出使英、法、義、比諸國，升右副都御史，卒。有庸齋全集。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賢者不得已之舉也。當咸豐四五年間，粵寇橫於荆

揚之境，無錫王君恩綬，以知縣發湖北，將謁行省大吏，而武昌被圍，巡撫陶文節

公嬰城固守，勢且岌岌，城中官吏爭請大府符檄，出外請援兵，稍稍引去。君至，則城閉不得入。益陽胡文忠公時以布政使統兵城外，固留君，君不可，遂修城入。明日，城陷，遂與陶公同殉，君之子變亦從死焉。

議者曰：子之侍父，無適不從，方王君慷慨以陷危難，變固無不從之理。獨王君於湖北，未有官守，而又初至，宜若可以不死，設令因胡公留城外而相隨殺賊，未嘗不可奮有樹立也。卽不然，而稍遲迴以入，其誰議之？予謂不然，往者粵寇初發難，值海內承平久，所之望風而靡，其或職在戰守，而能以死殉職者，固不乏人，至其分可以無死，則甘蹈死而不栗者鮮矣。人習於苟媮，非一日，往往臨危之際，巧伺形便以爲趨避，至於相率成風，莫與禦寇，而其身之敗辱亦隨之，此時事所由不振也。夫聖人之道之在天下也，天下之人皆跂企同而不及，則雖矯以稍亢而不爲過。以王君力扶頽俗，而不恤以身先之，毋亦有苦心存焉，抑非得已而不已也。

方武昌之克而復陷，予適引孤軍，與賊相持江潞，虎音屢奮屢躓，飽嘗艱危。當此之時，所仗以鼓人心者，祇此舍生取義之說，與二三同志申明而倡率之，俾人人奮於殺賊，而不以利害爲計。聞王君之事，益令人敬慕不能置云。

今朝廷褒忠之典，有加無已，而君父子忠孝之大節，既炳於天下。歲辛未，君之次子庭楨，以所輯忠孝錄徵言於予。予觀君之摯性，穆行，具載錄中，獨其所以必死之故，有未詳者，故予復推君之志以序之。

說得王君父子之死有絕大之關係，而非世俗之所謂愚忠愚孝者可比。

【註釋】

【荆揚】書禹貢荆及衡陽惟荊州。又淮海惟揚州。今湖北及吳、越、閩、粵之地。

【咸豐】清文宗年號。

【無

錫】縣名，屬江蘇。

【行省】元初於中書省外，各路設行中書省，稱爲行省。明清因以爲地方區域之名。

【巡撫】官名，明初有軍

事，命京官巡撫地方，其後各省因事增制，遂爲定員。清因之，爲外省行政長官。

【陶文節公】名恩培，字益芝，會稽人。道光進士，官

湖北巡撫，洪楊軍陷武昌，死之。

【嬰城】閉城而守也。國策許鄆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

【大府】清時稱總督巡撫爲大

府。【益陽】湖南縣名。

【胡文忠公】名林翼，字貺生，號潤芝。道光進士，帶兵剿匪，克復湖北省城，後爲湖北巡撫，卒於任，追贈總

督。【布政使】官名，即藩司。明太祖分全國爲十三布政司，每司置布政使，管理全省民政、財政。清因之，位在總督巡撫下。

【緹】

以繩懸物使下墮也。

【慷慨】意氣憤激。

【發難】(漢書)天下初發難，假立諸侯以伐秦，發難，為禍首也。

【栗】恐懼也。

【媮】苟且僥倖也。

【歧】舉踵也。

【矯亢】謂故意與人遠異以自高也。矯，匡正也。亢，太過也。極也。

【澣】水厓也。

【躡】

(通俗文)事不利曰躡。

【舍生句】(孟子)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辛未】清穆宗

同治十年。

何忠誠公編年紀略書後

何騰蛟，字雲從，明貴州黎平衛人。天啓進士，歷官湖廣巡撫。永曆時，為武英殿

大學士，督師湖南。湘潭陷，被執，不屈，死之，諡忠誠。

黎庶昌

字莼齋，貴州遵義人。廩貢生，同治間，上萬言書，以縣令發兩江，官至川東道，兩使日本。有拙尊園叢稿。

往時獨山莫友芝子偲撰黔詩，於邦人事蒐音搜討甚力，私怪何公忠誠，為有

明一代臣節勁殿，其事蹟自史傳外，罕有能舉佚者，因就其家訪之，得公從孫琮

編年紀略一卷，首尾完具，足補史氏闕遺。又因以考見全州、桂林兩大戰績，及主

將招降不屈，從容殉節諸狀，曰：『噫！烈已！』子偲欲遂旁采他氏，為年譜一書，遭

黔亂，客游江淮，未竟也。

紀略成於康熙末年，距公成仁之歲，已七八十年，其時忌諱之禁稍弛。迨乾隆中詔修通鑑輯覽，史臣珥切而筆，一秉聖裁，書法至爲矜慎。余觀輯覽所附三王事，凡書定者六，克者四十二，入者三，至者五，襲者一，平者三，圍者三，擊敗者二，攻者四，未嘗有言戰者。獨於攻全州也，曰騰蛟率焦璉、郝永忠、盧鼎、趙印選、胡一青五將，合力拒守，大戰全州城下，攻桂林也，曰騰蛟督焦璉、胡一青等分三門力戰拒守；於公之攻永州也，曰圍城三月，大小三十六戰，遂爲所陷。是王師入關後，放兵南下，觸之者皆若焦熬音熬投石已耳，獨公堅不可撼，胡感切使史公督師江上時，卽已能如公之守全州，守桂林，則揚必不失；揚不失，而金陵尙可有爲，不或二公者易地以守，明之亡不亡，未可知也。晉書守淮，決於肥水一戰；宋主和議，成於順昌朱仙鎮兩捷，從古未有不戰而能自立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如公之竭忠盡力，不得令展於江淮用武之地，至全州、桂林，則地利已失，以此挽回全局至難。吾於是不爲公惜，而爲明之用人惜也。廢興之際，雖曰天

命，亦豈非人事措注有善不善哉？雖然，彼弘光者，又烏足以語是哉！

永曆時，外有公，內有瞿留守，而不得規取中原者，則岳州未復，而長江之門戶，局塞也。地理之關繫於軍事如是。

【註釋】【獨山】州名，今改縣，屬貴州省。【莫友芝】字子德，道光舉人，曾客曾國藩幕，有黔詩紀略。【蒐】聚也。【勁

殿】勁，堅也，軍後曰殿。【從孫】昆弟之孫。【全州桂林】今並改縣，屬廣西。永曆元年十一月，騰蛟大敗清三王之兵於全

州，斬級無算，獲名馬駱駝而還，諸帥連營，亘三百里，清兵退入楚。二年三月，清師復犯桂林，騰蛟督將校分三面出，皆殊死戰，清兵大奔，追殺二十里，清烏金王鷄獲，北渡甘棠遁去。詳見（東明聞見錄）。【招降句】桂林圍解，騰蛟遣焦璉等連復全、衡、永三州及寶慶

常德，進圍長沙，四川義兵亦皆起附永曆。清乃命鄭郡王濟爾哈朗，順承郡王勒克德渾，會孔有德攻湖南之師，適堵胤錫所部李赤心與騰蛟所部馬進忠，爭常德，諸守將皆潰，騰蛟入湘潭空城。清師偵知之，遣將徐勇引軍入勇，騰蛟奮部也，率其卒羅拜，勸騰蛟降，騰蛟大叱，勇擁之去，絕食七日，乃殺之。【遭黔亂】咸豐之季，太平軍石達開，自廣西入貴州，陷廣順永寧，其後又有苗教各匪之亂。

【客游句】友芝於亂定之後，寓妻子金陵，客游江淮吳越。【成仁】（論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通鑑博覽】共一百

二十卷，起三皇，訖明，唐桂二王，大學士傅恆等修纂，乾隆三十三年書成。【珥筆】珥，插也，古者史官常插筆於冠側，以備紀事，故謂

之珥筆。【矜】莊重之意。【三王事】福王名由崧，立於南京，號弘光。唐王名聿鍵，立於福州，號隆武。桂王名由榔，立於肇慶，號永

曆。按輯覽紀明事，至丁酉五月弘光失位，則書明亡，未附唐桂二王本末四卷。【定】安也，事詳（通鑑輯覽）以下同。【克】（左莊）

得備曰克，謂其才力足以服衆，威權足以自固，迨不成爲外寇強敵，退復狡壯，克而勝之，則不言彼敗績，但書所克之名。【入】造其國都曰入。【襲】輕行而掩之曰襲。【平】謂平其亂也。【圍】環其城邑曰圍。【擊敗】謂攻殺而敗之也。【攻】謂擊而伐之也。【戰】（左莊）皆陳曰戰。謂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焦璉】永曆時任參將，封新興伯，清師初次圍桂林，戰守三月，璉功獨多。【郝永忠】本李自成部將，反正後，爲湖南北十三鎮之一，封南安侯。【盧鼎】左良玉舊將，亦十三鎮之一，封宜章伯。【趙印選】本滇鎮總兵，封新寧侯。【胡一青】雲南按將，封興寧侯。【永州】湖南府名，今爲零陵縣治。【關】指山海關。【撼】搖也。【史公】名可法，弘光時以大學士督師江北，駐揚州，清兵破城入，死之。【晉晝守淮】東晉疆域，大抵以淮水爲界，淮以南屬晉。【肥水】源出安徽合肥縣雞鳴山西北流至壽縣北入淮。晉孝武太元八年，秦苻堅大舉犯晉，晉謝石、謝玄大破秦兵於肥水，堅走還長安。【順昌句】順昌，宋府名，今安徽阜陽縣治。朱仙鎮，在開封府西南，距汴京四十五里。建炎八年，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金人於順昌，兀朮走汴。是年七月，岳飛擊走金兀朮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十年冬，和議遂成。【措注】意有所嚮也。（按）安放及料量事件之義，恆作措置。

讀王弼老子注

王弼，字輔嗣，魏山陽人，注易及老子。

黎庶昌

王弼注老子甚精妙，得虛無之旨，河上公不可以同日語。及觀弼所爲易注，

高下懸絕，與老子不類，判若兩人言也。世稱弼注易，其旨多假諸老子。予謂不然，有老子而後知弼得易之淺也。老子者，玄同以爲體，因循以爲用，無成勢，無常形，不可與聖人吉凶悔吝憂患之旨合，而弼頗能言之，弼深於老子而已，於易強爲解事者也。強爲之，則得失之跡自在。讀其書時若有會，反而求諸性命之理，無有甚矣。學深淺不可假也。朱子曰：『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其知弼者歟？

孫盛甚不滿於弼之易注，其言曰：『弼以附會之辨，而欲籠統玄旨，故敍浮義，則麗詞溢目，造陰陽則妙蹟無間，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恐泥大道。』是昔賢固早見及此也。

【註釋】

【河上公】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隱居河濱，嘗遣使問老子疑義，今老子有河上公注。

【玄同】老子云：故常無欲。

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因循】任其自然也。

【無成勢二句】老子

云：其上不斲，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卽所謂無成勢，無常形也。

【吉凶悔吝憂患】易言吉凶悔吝，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老子虛無爲旨，何吉凶悔吝憂患之足言。

【朱子】

名熹，字仲晦，宋婺源人。

國朝師儒表序

國朝，謂清朝。

戴望

字子高，浙江德清人。諸生，同治中任金陵書局校勘，有謫麀堂遺集。

楊雄氏有言，「羣言淆亂衷諸聖。」聖人之道，存乎六經。天縱素王，端門受命。暴秦毀制，幾喪斯文。仲舒明書，上承孟氏，羣儒踵起，以光漢德。家聲師範，罔所失墜。魏晉而降，清言名理，泯泯棼棼，散亡統紀，風氣所囿，魁傑莫振，危如一髮，以引千鈞。國朝師儒，撫茲遺緒，振而興之，高者質游夏，下者媿孔賈，亦有溺於所聞，毀所不見，詭說淫詞，是丹非素。望誠愍悼，乃考二百餘年學士大夫，系其高下，區爲九等，做班氏古今人表例，爲師儒表一卷，具有神指，非同目論。世有君子，知其不黨，因是梗概，推端竟委，理而董之，所深冀焉！

文筆似做雕龍，不懈而及於古。

【註釋】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少好學，長於詞賦，所著有太玄、法言、方言等書。

【天縱】（論語）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素王】言無位而王之也。（家語）齊太史子與見孔子，退曰：天將欲素王之乎？【端門受命】端門，魯城門名。（公羊傳注）獲

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肆東出，秦政起，胡破衛，書記散，孔不絕。明日子夏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

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仲舒】董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武帝時爲江都相，所著有春秋繁露等書。【孟氏】孟軻。

【游夏】言偃，字子游。卜商，字子夏，皆孔子弟子。【孔賈】孔安國，字子國，漢魯國人。治古文尚書，作書傳，官至諫大夫，臨淮太守。

賈逵，字景伯，漢平陵人。永平中，獻左氏傳解詁三十篇，國語解詁二十一篇。明帝命與班固並校祕書。【班氏古今人物表】班

固，字孟堅，東漢安陵人。彪子。明帝時續成父之西漢書，有古今人物表。【目論】言所見者淺也。（史記）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

毛不見其睫也。今王知管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

汪仲伊握奇圖解序

仲伊，名宗沂，歙縣人。光緒進士，官山西知縣，加五品卿銜。握奇經，兵書名，一卷，舊題風后撰，實因唐獨孤及八陣圖記依託爲之，宋以後頗爲談兵者所祖。

戴望

歙

縣

汪子仲伊以所著握奇圖解示余，曰：『子好議論今古，盍抒子所欲言，

張吾之書。』予曰：唯唯否否，嘗聞之古初矣，天地設而有陰陽，一闔一闢，一消一

息，道之經而兵之精歟？古之人制陳同陣法，所謂天衡地軸前後衝者，不以是形歟？

天不能有陽而無陰，有日而無月，地不能有山而無川，人不能有文而無武，有道而無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爲光，兵輔道以爲紀。道無兵，道滅，兵不道，兵殘，兵爲衛道設也。

堯舜貴讓，未嘗不善陳；湯武好仁，未嘗不用戰，徒揖讓而不知陳，善陳者覆之；徒仁義而不用戰，善戰者扣同之。暴秦以降，漢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與道合。不合則賊盜闖人國，夷狄竊王鈇，勝則屠城破邑，殺人億千百萬，敗則掠野醢音人畜以爲食，雖有君子，莫之能禦也。事幸而得集，則號爲君子者，從而登其朝，飼其穀，朝跪堯舜之夕，見湯武之矣。鄉所謂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貫以死，從而揚之曰：此元功重臣，與伊摯呂尚論功度德者也。吾嘗受嬴劉以往史氏之書，皆以是觀矣。嗚呼！是其故何也？則由於虛靈冲漠危坐尸噓之徒，之張目拱手而謀人家國者階之厲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離兵，而兵不衛道，賊盜夷狄，遂相率角逐，反以兵脅道滅道，不大可哀哉！

抑人有恆言，皆曰兵農禮樂。不知古者以兵屬之禮，宗伯掌其儀，司馬職其功，戰鬪不可空習，則四時田獵以閑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軍陳行列坐作進退之法也。先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軍旅之事，寓於俎豆。俎數奇，豆數偶，兵之方圓銳直，所以爲秉承比應者，胥於是焉在。

丹徒莊械序仲伊之書，其言粹矣美矣，復推道與兵相輔之義，以廣其指，仲伊其不我非耶？

兵以衛道，卽勇於公鬪之謂，文能闡發盡致。

【註釋】

【高帝】姓劉，名邦，沛人。

【光武】名秀。

【高皇】姓朱，名元璋，濠州人。

【伊摯】伊尹名摯。

【呂尙】卽太

公望。

【嬴劉】謂秦漢也。

【階厲】詩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宗伯掌其儀】

（周禮）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司馬職其功】（周禮）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論語）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有勇，且知方也。

【莊械】字中白，丹徒人，有高庵遺集。

景詹闡詩文自序

姚

誼

字子展，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洪楊之亂，募鄉勇守城，城陷，赴水不死，旋以心疾卒。有景管閣遺集。

余年十三四，卽學爲詩古文，是時獨學無友，冥然無所得。甲寅以後，始棄舉業，治經史，旁及九流百家之學，然役於人事，志壹而力不專。辛酉春，自刪次所作詩文爲四卷，又別錄二卷，皆淺薄無足覽觀。

噫！余幼苟得師友之助，所就豈止是乎？猶幸知擇術，自拔於俗學，猶其難若是，世不乏才者，其錮於俗亦已矣，況下此乎？古教士務育才，而今務錮之，錮之誠非也。抑士鮮自振者，亦其才弗古如歟？然陋如余得自拔，何也？其庸非幸歟？幼不得師友之匡助，長卽爲人事所役使，我亦過來人，讀之能無餘慨。

【註釋】【獨學無友】（禮學記）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甲寅】清文宗咸豐四年。【舉業】應試文字也。（金史）

郝晉，幼學不事舉業。【九流】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是爲九流，見（漢書藝文志）。【百家】謂諸子

也，此舉成數而言。【錮】禁錮，猶言束縛。【辛酉】咸豐十一年。

讀信陵君傳

信陵君，戰國魏昭王之少子，名無忌，封於信陵，故號信陵君。

李

楨

見論辨

李子曰：平原君所失士，非獨毛遂其人而已，其於毛公、薛公，失又甚焉。吾觀二人說稅信陵君歸救魏，獨引繩以大義，蓋非當時說士所有也，可不謂賢乎？夫賢者必不肯託豪貴，與食客門下爲伍，而平原君顧以其博徒賣漿而賤之，甚矣其不能相士也。然古今若信陵者何人哉？余每讀信陵君傳，未嘗不三四復流涕也。

論古有識，獨具隻眼。

【註釋】

【平原君】

戰國趙武靈王之子，名勝，封於平原，故號平原君。

【毛遂】

戰國趙人，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

楚，約門下食客得十九人，遂願備員而行，平原君與之俱至楚，遂按劍劫楚王，定從約，楚王乃遣黃歇將兵救趙。平原君曰：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

【毛公薛公】

俱戰國趙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

君閒步往從二人游，平原君謂爲妾人。

【吾觀兩句】

秦代魏，毛公薛公往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

也。今秦攻魏，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三復】反復玩誦也。（論語）南容三復白圭。

讀內則

內則，禮記篇名。

謝應芝

字子階，號浣村，晚號蒙泉子，江蘇陽湖人。廩貢生，有會稽山齋集。

禮書之殘闕無怪也，其在列國之君，以古禮之不便於時，而去其籍，則既亡於秦人焚書之前，而博士諸生，各挾所見，雜以當時之說，又淆譌於漢求遺書之日，夫古經之亡者，不復見矣。幸而出於孔壁及魯淹中者，猶存千百於十一，漢人復從而亂之，於是音茂魯競謂周官儀禮，不出於姬公，大小戴氏記，無復孔子時書，欲胥擯棄之以爲快。而一二泥古之士，又并其淆譌之說，亦以爲古聖賢之傳。嗚呼！辨禮於今日，能不隨衆爲是非，蓋尤難矣！

內則古經，而錯以釋經之文，以故重繁失次。又一引曾子之言，疑傳於曾子門人，而朱子以爲古學校教民之書也。蓋其始也，必行於士大夫之家，而達乎閭

巷爲於賢知之人，而徧乎庸愚。逮觀法多而見爲同然，相習久而出於固然，則刑罰措，兵革息，古之盛時蓋如此。顧其教之能行也，非上之人，先爲立井田之法，正疆界，薄稅斂，俾民咸寬然於身家之際，豈能如此哉？至於如此，則但見上之能教，而不復見爲能養，故周易富家之吉，著象於六四，而是篇言降德兆民，則歸本於后王也。其果傳於曾子門人與？否則莫可詳考矣。

讀書得間，文筆亦修絜可喜。

【註釋】【焚書】秦始皇以諸生是古非今，惑亂其民，從李斯議，天下之書，除秦紀及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悉燬之。【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求遺書】漢惠帝除挾書之令，至武帝而下詔求書，河間獻王得周禮獻之，亡司空一篇，以考工記補之。【孔壁】（漢書）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魯淹中】（漢書）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注）淹中，里名。【稽儒】謂愚督之儒。（荀子）世俗之溝猶督儒，唯唯然不知其所非也。【姬公】謂周公也。【周易二句】（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降德二句】（禮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

題登高圖

施補華

字均甫，浙江烏程人。同治舉人，官山東道員，有澤雅堂文集。

重九佳節也；登高勝會也；飲酒樂事也；親舊在異方者，幸此一日之聚焉。然七人之中，惟凌子官於山東，自餘六人皆客也。夫客者，西東北南靡定耳，則此一日之聚，亦不能歲以爲常。且七人者，年各不同，自今之重九，人自數其齒以至於盡，凡得重九若干日，重九而游者若干日。游於某丘某水，與之游者某人，皆不可知。惟此一日之聚，爲現在焉，慨其難常。幸其現在，此其作圖之意乎？雖然，莊生有言：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彼一日之聚，忽然以逝者，亦豈圖之所能存？蓋人必有其不亡者，而後凡所作爲，依之以存焉。古人一日之聚，傳於今者多矣。謂迹不足存，而存焉者何也？

七人者：錢塘趙瞳、仁和蔣其章、烏程施補華、朱毓廣、歸安凌紱、曾山陰湯震、上元臧大勛。圖者瞳，記者補華。己丑九月。

佛家謂有過去，有未來，而無現在。圖之能存，亦只作過去觀。凡所作爲，依之以存，文自別有感慨。

【註釋】【重九】陰歷九月九日也，九爲陽數，故亦稱重陽。【登高】（續齊諧記）桓景令費長房九月九日，囊茱萸，登高以避禍。【莊生】莊周也，詳前。【錢塘仁和】今合爲杭縣。【烏程歸安】今合爲吳興縣。【山陰】連會稽併爲紹興縣。

【上元】今併爲江寧縣。

跋明三原焦公家書

賊死。

張裕釗

字廉卿，湖北武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主講武昌經心書院。善書，工古文，有濂亭文鈔。

平江鍾君以所藏明三原焦公家書視裕釗，裕釗受而觀之，蓋公分巡河東時所示其子兵事也。公大節凜然，其書既可貴重，又所述戰事，多本傳所未及載，尤足以補史氏之遺，是重可寶也。

始，公以抗疏忤羣小，構禍幾不測，後以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不見容，卒罷歸。及公家居，抗賊不屈死，而明亦未幾亡矣。明季流賊之陷京師，實自山西入，今觀公是書，戰績炳著處，計畫尤周盡，使終官山西，竟其用，明疆事或未遽至是亟也。

媚嫉之病人國，傷哉！

余觀自古忠臣拂弼士，後世得其遺文手澤，藏弄舉寶貴，雖一字若拱璧，愛之如不克見，而並時之人，乃至戕其身而忌，排陷之不遺餘力，當其世者，遇之而不見惜。後人惜之，而又莫能相遇，古與今相續，而胥若一也。余莫之能知也。悲夫！書凡十紙，其第二紙第三紙皆有公名印記，第九紙書王家允，為王家印，與史亦少異。同治七年夏閏月二十五日，武昌張裕釗敬跋。

一家書耳，說得鄭重如此，重其書，實重其人耳。惋惜之意，却以慨嘆出之。

【註釋】【平江】縣名，今屬湖南省。【河東】山西在黃河以東，故稱河東。【抗疏句】指疏劾內侍崔文昇、進藥光宗事。

卒為文昇所排斥。【大同】今縣名，屬山西省。明為府，為九邊之一。【流賊】李自成等。【媚嫉】猶忌嫉也。（禮大學）媚嫉

以惡之。【拂士】輔弼之賢士也。（孟子）入則無法家拂士。【弄】藏也。

跋五公尺牘

吳汝綸

字肇甫，安徽桐城人。同治進士，久客李鴻章，曾國藩幕，官襄州知州。光緒時，充北京大學堂總教習，有詩文集。

胡君列五，久客官文恭公幕下，得諸公手書，自曾文正以下，曰胡文忠公，曰今相國合肥李公，曰左文襄公，曰彭剛直公，凡五人，聯爲大卷，弄藏之間，以示汝綸，曰：『子爲吾發其意！』汝綸曰：

功名之際，蓋難言哉！方曾文正之敗靖港，困南昌，守死祁門，豈知其後贊明

中興，盛烈如此？官文恭周旋曾胡諸公間，當時見謂媼相，卒與胡公俱享顯名，

血食至今不絕也。湖南初開幕府，左文襄調兵竿食，以諸葛君自待，而彭剛直

徒步千里，出入賊中，以赴曾文正之急，皆烈士也。功有鴻殺，各非偶然者。二

公之論外事，皆以持和議購船礮爲非，越南之役，皆領兵用舊法防海，未遇敵而

兵罷，亦云幸矣！然世或多二公威望，謂能固圉，走堅敵也。曾文正既歿，今

相國合肥李公，獨膺艱鉅，經營遠略，垂卅年，天下想聞其風采。及國兵挫於

日本，中外歸過焉，盛衰有時，豈人力也哉？權勢既替，歷聘方外，周遊九萬里，所之

國君優禮過等，他國使臣望塵不及，皆曰此東方畢士麻克也。畢士麻克者，德國

名相也，西國人舊以李公配之，東西竝峙焉。國兵新挫，而宿望故在，其是非之不同如此。中國詩書之說，春秋功罪之律，殆非海外殊方所與聞知也已。

文之抑揚處，若經意，若不經意，而使人自得於語言之外。集中神致之作，以此爲冠。

【註釋】【官文恭公】姓王佳氏，字秀峯，內務府漢軍旗人。洪楊之亂，與胡林翼同事，能和衷共濟，以功入滿洲正白旗，官至大學士，文恭其諡也。

【敗靖港】國藩帥水師東進，初出洞庭湖，遇大風，損數十艘；陸師至岳州，前隊潰退，引還湘潭，邀擊靖港，又敗。

【困南昌】國藩水軍至九江，前鋒薄湖口，攻梅家洲敵壘不下，駛入鄱陽湖，敵斷其後不得出，於是外江內湖水師隔絕，外江戰船無小艇，敵乘夜襲營，擲火燒數十艘，水師大潰，憤欲自剄，羅澤南止之。國藩至南昌，撫定水師之困內

湖者。南昌，縣名，今屬江西省。【守死祁門】國藩趨祁門，未十日，敵陷寧國，又數日，陷徽州，又東陷婺源，西陷景德鎮，圍攻羊棧嶺。

吏士固請移營江干，國藩曰：無故退軍，兵家所忌，卒不從。祁門，縣名，今屬安徽省。【烈】功也。【媼相】宋童貫與蔡京同時爲相，

時稱京爲公相，貫爲媼相。【血食】享祭也，古者取血嘗以祭，故云。【調兵笨食】（史記吳王濞傳）上方與鼎錯調兵笨軍食。

【諸葛君自待】宗棠每與友書，自署老亮，又言今亮或勝於古。【徒步二句】國藩既至南昌，召玉麟自助，玉麟時歸衡，江西寇隔，道不通，玉麟易衣爲買客，草屨徒步七百餘里，達南康。國藩義之，使領戰船，破臨江敵壘。

【鴻】大也。【殺】減削也。

【越南之役】越南，即安南，本我國藩屬，光緒八年，法兵據安南之東京，十二年，爲法所并。【多】稱美也。（後漢書）帝以此多之。

【圍】邊境也。(左隱)亦聊以固吾圍也。【殂】死也。【膺】當也。【國兵句】光緒二十年，朝鮮內亂，遣兵援之，遂與日本

開戰，陸軍潰於平壤，海軍挫於大東溝。【歷聘方外】光緒二十二年，鴻章因賀俄皇加冕後，歷聘德、比、荷、法、英、美各邦。【畢士

麻克】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 西元一八一五年，生於不蘭敦堡，一八六一年，威廉一世爲普王，改正軍制，舉

畢士麻克爲相。其先嘗爲德意志聯邦會議員，後出使俄法，以沈毅果斷稱，通俄法二國之內情，又關於德意志之形勢，執鐵血主義，以

圖統一各邦，而置之普魯士之下云，一八九八年卒。

安吉施氏遺著序

安吉，縣名，今屬浙江省。

楊 峴

字見山，號庸齋，晚號藐翁，浙江歸安人。咸豐舉人，曾權知常州府。工書，有遲鴻軒集。

亡友安吉施君壽民，有令子曰旭臣，舉同治癸酉科鄉試，喜讀書，性通脫，音脫

不屑屑與人周旋，人或非笑焉。貧而多病，常依婦貧居。余罷官吳下，憐之而無以

助之，負旭臣，且負壽民矣。今年旭臣上公車，未及試，遽沒於京寓，行李而外無長

物，賴同歲生戴君笠青，朱君蓮夫，釀其虛切金以其糲音糲歸。又最錄所爲詩若文

若雜著示余，謂余知旭臣，屬刪訂。

嗚呼！是何足以知旭臣？矧 旭臣亦甚自知，知而自刪訂，已成定本，老朽如余，敢預前齷齪銀音耶？大抵詩學漢魏，下者亦不失中唐文學唐宋八家，駸駸乎突過壽民；雜著於經史考據，雖未盡諦，然而自詩文與考據分途，往往罕見長，不必爲旭臣累。卽論詩文，當其時詩宗隨園，文宗惜抱，一篇出，譁然以爲袁也、姚也。夫舍隨園惜抱，寧無詩文哉？而顧不覺其陋耶？旭臣崛起衆中，堅据古人，不隨時轉移，蒙非笑固宜。夫文軒之與敝輿也，錦繡之與豎音褐也，孰好孰醜，人皆辨之。至於詩文而好醜之不辨，是何異睹夷光之容，而猶曰嫫母也？淮南子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夫欲傳旭臣於百年，則姑盡發其詩文，與天下相證，庶幾反修之術歟？

戴君、朱君謀并壽民遺稿，同付梨棗，盛舉也，抑亦爲余誦所負也。且夫窮達天也，天能使窮而不達，不能使精華之氣，闕久而不露，旭臣蓋自知矣。

舍隨園惜抱寧無詩文，見賢者不爲時風俗派所轉移，而旭臣之真出矣。見山

先生爲我湖聞人，惜以書名掩其文名。

【註釋】【佻】謂放曠不拘小節也。【公車】漢時應召之人，由公家以車遞送，清代舉人入京會試，稱公車，本此。【長物】

餘物也。（世說新語）王恭平生無長物。【戴笠青朱蓮夫】並吳興人，癸酉舉人，戴名翊清，工書，朱名廷燮，以詞章名。【醵】合

錢會飲也，此作合錢解。【櫬】棺也。【齷齪】爭辨貌。【駸駸】行之疾者也。【諦】審也。【隨園】袁枚，錢塘人，詩主性

靈，務從其才力所至，世稱隨園先生，有小倉山房集。【惜抱】姚鼐，桐城人，文以義理考據詞章爲主，有惜抱軒集。【袒裼】短

衣，袒，毛布衣，均賤者之服。【夷光】越之美人，或曰卽西施。【嫫母】醜婦，黃帝第四妃。【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撰。

【梨棗】雕印書籍，以梨木棗木爲上，故稱書版曰梨棗。

思益堂集序

王先謙

字益吾，湖南長沙人。入翰林，授編修，歷官國子監祭酒，督江蘇學政，晉內閣學士，有虛受堂集。

周自庵先生既沒之明年，哲嗣芋生大令以毀卒。其孫椿圃，遭兩世大喪，蒲伏經營，不遑暇息。先謙慮先生撰著，日就湮失，訪諸其家，得詩、文、詞、日札，如千卷，亟與瞿子玖學士謀，共捐資刻之。既成，謹爲敘曰：

先生當咸豐初，以文學侍從受上知，特命充巡防大臣，兼辦京畿圍防事宜，不日躋顯要。先生感激奮厲，彈劾無所避忌，權貴側目。由是岌岌不安其位矣。會以憂歸里，曾文正再出督師，引與共事，而胡文忠與先生有夙嫌，扼之不得合并。晚歲還朝，久乃進秩，同光之交，兩守侍郎，而先生遽以疾休，終其身，進退顯晦之際，若是其艱也。然先生自罷官後，寓居京師，闢小軒，日坐其中，以丹黃自娛，寒暑靡輟。又幾十年，所爲四史補注及日札諸書，皆成於其時。似天之位置先生，有夙定者。余以嘆先生不早自知其無與於功名，不得一意於學問之途，以大昌其箸述，爲可悲也！然使先生老而康強，爵位益高，當國家承平，旣未必別有表見，而并此十年心力，亦銷磨於仕宦，不暇專致之學問，其孰爲得失？識者宜有以辨之。蓋先生在時，余嘗持此論以慰先生，而迄今每思之，未嘗不爲先生幸也。

先生於歷代詩家，靡不抉精洞奧，故其爲詩，奄有衆妙，要以義山劍南爲歸。晚遭困蹇，轉造平澹，蓋所得益深矣。日札博綜兼搜，尤詳掌故，其文詞皆清絕可

喜而於駢體文義法尤精，嘗曰：『吾師胡稚威之博，而不取其僻；愛洪稚存之雋，而不學其纖。』自命如此，曾文正亟推其能。四十以前，積稿盈寸，先生南歸時，家人在都，鬻書自給，誤售之，存裁與纒通卅餘篇，今又僅見其半。余既刊之十家四六中矣，文字之厄如此，豈亦有數存也？悲夫！

四史補注，先生自刊於京師，今已別行。此外奏疏應奉文字若干卷，尺牘若干卷，考訂金石，題跋書畫之文，裒集未刻者，尙數十卷，待椿圃他日成之云。

仕宦至侍郎，著述至十年，不可謂非天之有意於先生，而既靳其功名，復厄其文字，夾敘夾論，慨當以慷。

【註釋】

【周自庵】名壽昌，字應甫，一字荇農，長沙人。道光進士，由編修累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緒初罷官居京師，以著

述爲事，卒年七十一。

【蒲伏】與匍匐同，伏行也。

【瞿子玖】名鴻機，長沙人。辛未翰林，授編修，出督河南、江蘇、浙江、四川學政，

任廣西、福建鄉試正考官，由刑部左侍郎移外務部尙書，兼軍機大臣，督協辦大學士。

【彈劾句】洪楊之難，壽昌劾督師賽尙阿，

總兵和春逗遛不戰，并條陳征討事宜，一時服其敢言。

【丹黃】圈點書冊所用者。

【義山】唐李商隱，字義山。

【劍南】陸游，

字務觀，宋山陰人。有劍南詩稿。

【胡稚威】名天游，山陰人。有石笥山房集。

【洪稚存】名亮吉，陽湖人。有北江全集。胡洪皆雄

於駢文者。

周禮政要序

孫詒讓

字仲容，號繼虞，浙江瑞安人，同治舉人，官刑部主事，引疾歸，有續虞遺文。

中國變法之議，權輿於甲午，而極盛於戊戌。蓋詭變而中阻，政法未更，而中西新故之辯，音喘馳異趣，已不勝其譁聒。夫政之至精者，必協於羣理之公，而通於萬事之變，一切弗講，而徒以中西新故，畫區畛。切之忍以自隘，吾知其悞。音夢然一無所識也。中國開化四千年，而文明之盛，莫尙於周。故周禮一經，政法之精詳，與今泰東西諸國所以致富強者，若合符契。然則華盛頓、拿破倫、盧梭、斯密亞丹之倫，所經營而講貫，今人所指爲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之舊政，已發其端。吾政教不修，失其故步，而薦紳先生，咸茫昧而莫知其源，是亦綴學者之恥也。

辛丑夏，天子眷念時艱，重議更法，友人以余嘗治周禮，屬摺。居切摺運切。其

與西政合者，甄緝之以備財擇。此非欲標揭傑音古經，以自張其虛僑驕通而飾其窳敗也。夫亦明中西新故之無異軌，俾迂固之士，廢然自反，無所騰其喙焉爾。書凡二卷，都四十篇，雖疏漏尙衆，而大致略具。漢儒不云乎？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誠更張今法，集我羣力而行之不疑，則此四十篇者，以致富強而有餘，其不能也，則雖人懷鬻賈之策，戶誦杜馬之書，其於淪胥之痛，庸有救於豪穉音乎嗚呼！世之論治者，可以鑑矣。

古今中外，本無異軌，是謂卓識，是謂通論。

【註釋】【權輿】（爾雅）權輿，始也。【甲午】清德宗光緒二十年。【戊戌】光緒二十四年，爲康梁倡議變法之時。【詭變】謂變不得其法。【中阻】指西后逐康梁，盡改所變之法。【憊】無所知也。【周禮】周公所作，於立國分官之制甚詳。

【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北美合衆國第一任大總統，西元一七三二年，生於勿吉尼亞。獨立戰爭時，衆推爲總司令，一

七八九年，被選爲總統，一七九三年再被選。一七九九年卒。【拿破倫】Napoleon Bonaparte 法人，西元一七六九年生於科

西嘉。十六歲爲砲兵士官，一七九三年，退英兵於土倫，明年略意大利，繼破奧地利，據埃及。一七九九年歸國，組織新政府，自爲首領，一八〇四年，稱帝。一八一二年征俄失敗，翌年遂爲同盟軍放於厄爾巴島，旋復入巴黎，滑鐵盧敗後，又流於聖海倫島，病歿。一八二一年

也，後改葬巴黎。【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 法國哲學兼文學家，西元一七一二年生，著有不平等之起源論，民約論，電

密兒諸書。一七七八年卒。【斯密亞丹】Adam Smith 英國政治學兼哲學家，著有原富一書，爲近世經濟學之祖，西元一七

二三年生，一七九〇年卒。【薦紳】薦，插也，紳，大帶，插笏於帶，是入仕者。（史記）薦紳先生難言之。【綴學】綴，連屬也。（大戴禮）

若丘也綴學之徒，安知忠信。【辛丑】光緒二十七年。【拊摭】猶言拾取也。【標揭】猶言表而出之。【鼂賈】鼂，錯，漢順

川人，景帝時，請削諸侯封地以尊京師，吳楚七國遂反。賈山，亦潁川人，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號曰至言。【杜馬】杜佑，

字君卿，唐萬年人，撰通典。馬端臨，字貴與，宋樂平人，著文獻通考。【標】不芒也。

老子注序

王闓運

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舉人，嘗參曾國藩幕，歷長成都尊經，長沙校經，衡州船山各書院。宣統間，賜翰林院檢討，晉侍讀。入民國，任國史館館長，有湘綺樓全集。

班固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史官，其傳書莫著於老子。」觀其詞意，務欲

勝民久國，治人用道，故尙清靜，持三寶，名爲無爲，而無不爲，非世所云出世之真

人也。聖人不患無位，德充而應帝王，初無汲汲於世之心。老子何其勤勤憂世之

深乎？蓋職在佐治，雖有庸主，猶欲其善政，非若孔子但論道以待沽，見不行則接

浙錫也。

莊子論列諸家，嘆聃博大，而其書則從容紆徐，不與老子同憂。自漢以來，並稱老莊，謬矣！然而聖不世出，世必有主，主者率中人上下，無知聖之材，則多用老子言，取其卑之無高論。或又不足知老子，則流爲申韓。要之皆當位行政，不暇迂闊，往往厭儒生。而儒生見其務行趣時，非薄禮法，指其徒爲名法家；又震於聃名，傳其不死，則比之黃帝，以爲神仙家。自三代以後，在位者用道，無位者貴儒，在位者不著書，故儒者言益繁，輒曰老子無禮人也，不可以治。或曰世外玄虛，足以養生。嗟夫！豈儒尙自不知孔子，何由知老子哉？雖讀其書，莫有知其意之悲也。彼且不得已而論用兵，豈敢棄禮乎？

余少覽其略，頗疑其淺近，近爲女紈篆書一通，於句讀音稍有更定，復用乾道本校姚鼐本，鼐所異者，初不言所據依，間亦同之，不復考校，異於儒者之斷斷也。得老子之意，以救末世之亂，然後知孔子之栖栖，其有感而然，然而爲世役矣。

名爲無爲而無不爲，獨有見到老子處，二句可以括道德經一部矣。

【註釋】

【班固】字孟堅，東漢安陸人，著漢書。道家者流數句，見藝文志。

【三寶】老子：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

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

【汲汲】欲速之意。

【論道待沽】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買而沽諸。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接淅】孟子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注：淅，瀆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

【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法家。

【句讀】（韻會舉要）凡經書成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分之，以便誦詠謂之讀。

【乾道】宋孝宗年號。

跋成恭恪臨廟堂碑

成名維摩，字漱泉，寶應人。官直隸靈壽縣。庚子聯軍入京師，所過騷然，成自盡，賜諡恭恪。

馮

煦字夢華，號蒿叟，江蘇金壇人。丙戌探花，授編修，簡授安徽鳳陽府知府，擢鳳、潁、六、泗道，陞四川按察使，晉安徽

布政使。有蒿庵類稿。

往與恭恪羈棲冷山，校讎之暇，每以學書自娛，而皆鄉往虞祕監。以唐初諸家，惟祕監於山陰法乳所得爲多也。恭恪學廟堂碑，予學破邪論。予作輟不恆，於祕監無纖芥之得，而恭恪晨模暝寫，不懈益勤，臨廟堂凡數十通，此册則其甲申冬十一月所臨也。靜穆中和，幾破祕監之肩而洞之，與世之以輭媚爲祕監者，相

萬也

所居在冶山之顛。飛閣冠聲去之，下蔭叢竹數百竿，涼碧沁所切衿帶閒，風來

琤初耕切琤七恭切韻於碎玉，窮陰沍護音寒，積雪在地，青燈熒然，萬象淒寂。時有凍雀

踢敗葉而墮，疑爲鬼物。恭恪枯坐泚千禮切翰，與祕監相對，不復知人間得喪榮

鬱喧寂事。其標寄蕭淡，度越流輩，宜其書之深造自得也。

今距恭恪作書時，三越終星，所居已易爲講肆，羣兒伊伊音唔吾音其中，牛醫馬

磨，出沒無時，求如昔日孤懸物表，塵囂不侵，與恭恪日手一編，嘯傲羲皇以上，邈

若曠世，寧可復得？恭恪宰樹既拱，予纍然一老，十指如椎，所書比之春蚓秋蛇，幾

幾不可辨識。循省是冊，忽不覺其百感之橫集也。

文亦有蕭淡之致。

【註釋】【冶山】即冶城山，在今江蘇江寧縣，與石頭山相近。【校讎】謂核對書籍，摘舉其誤也。風俗通義按劉向別錄，一

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爲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緼家相對爲讎。【虞祕監】虞世南，字伯施，唐餘姚人。太宗時爲弘文館學

士，改祕書監。【山陰】王羲之，晉山陰人。【法乳】（清異錄）明宗在藩，嘗召幕屬論事，各賜法乳半盞。蓋器中粟所煎者。按此猶言精華也。【數十通】首尾完具曰通。【肩】門闢木。【瑋瓊】玉聲。【沍寒】（左昭）固陰沍寒。【泚翰】猶言灑墨於紙。【三越句】二十八宿隨天而行，至季冬而復其故處，此言三歲也。【伊唔】誦書聲。【牛醫】（後漢書）黃憲，字叔度，其父爲牛醫，時謂之牛醫兒。【馬磨】（蜀志）許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擠靖不得齒序，以馬磨自給。【宰樹既拱】宰，冢也。（公羊傳）三十三年傳）宰上之木拱矣。兩手合持曰拱。【纍然】羸憊之貌。【十指句】言如椎之鈍，不能屈伸如心也。【春蚓秋蛇】（唐太宗王羲之傳論）蕭子雲擅名江表，然無丈夫氣，行行若榮春蚓，字字如縮秋蛇。

朱九江先生佚文序

朱名次琦，字子襄，號稚圭，南海人。咸豐間以進士知襄陵，後隱居九江鄉，以啓迪後進爲務，學者稱九江先生。

康有爲

字長素，一字更生，廣東南海人。乙未進士，授工部主事，戊戌政變，李欽后大誅黨人，乃遁之日本，渡太平洋，徧遊歐美諸國。共和建立，返國。有康南海文鈔。

以躬行爲宗，以無欲爲尙，氣節摩青蒼，窮極問學，舍漢釋宋，原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爲歸，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則吾師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撫某爲某親王嬖人，拂衣歸，講學於其九江鄉禮山

草堂垂三十年。先生爲先祖連州公友，先君知縣公，與伯叔父兩廣文公，皆捧杖受業。有爲未冠，以回參森音之列，辟叫餅音受學，則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凝凝如山嶽，卽之溫溫如醇酒，碩德高風，不言而化，興起奮發於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遠也。

先生授學者以四行學去五學，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尚名節，三曰變化氣質，四曰檢攝威儀。五學：一曰經，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義理，五曰詞章。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侍，威儀嚴肅。先生博聞強記，不挾一卷，而徵引羣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學者錄之，卽可成書一卷。今所傳禮山講義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繫，氣盛頰赤，大聲震堂壁，聽者悚然。爲才質無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爲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

先生天才敏雋，少以神童聞於粵。方十三齡，儀徵阮文達公督粵，而召之，試詩而大驚，闢學海堂，授爲都講，沈浸經史掌故詞章之學。凡吾粵長老，若曾勉士

之經，侯君模之史，謝蘭生之詞章，皆翕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書畫，罔不窮精極微。當是時，漢學方盛，豆音釘爲工，獵瑣文而忘大義，矜多聞而遺躬行。先生夙識高行，獨不蔽於俗，厲節行於後漢，探義理於宋人；既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一以孔子爲歸。其行如碧霄青雲，懸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黎洲精矣，而奇佚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於亭林爲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著書滿家，以爲所知，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凡百卷、蒙古記、晉乘、各數十卷，詩文數十卷，晚歲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譁囂，多以文學銜寵，而以身爲法邪？

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無實多矣，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心遂以熄絕，則其書必當存也。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無大損，人心未至滅，則先聖先哲之遺書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救，則何必以著作銜世乎？孔

子曰：『予欲無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聲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生之德，於是至矣。後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爲歸，何必遺書！何必遺書！否則著書等身，而中心藪慝，其書愈多，其名愈盛，其壞風俗，敗國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書之旨，未嘗不反省而悚然曰：吾豈有名心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歟？其昔人曾發之，而無待己之喋喋歟？否則宜焚之也。

先生卒於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詩文既盡焚，無一傳，同門友營祠墓畢，議遺文。簡廣文竹居，胡茂才少愷，皆博學高行，以先生惡表爆補沃切譁囂，紹述遺旨，相約勿刻，至於今又垂三十年矣。雖然，令先生無一字流於後世，於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則不背矣。於後人思慕先生之意，則非也。先生嗣子之紱，明敏克家，搜輯先生佚詩文於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雅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及佚文數十篇，皆書札爲多。蓋皆流傳於外，先生無從焚者。先生之詩，精警

雄奇，晚而澹雅，由杜、韓、陶、謝而上漢魏，以溯風騷。先生之文，雄深雅健，深入秦漢之奧。爲今所爲文，皆受法於先生者。此率爾之文，少日之作，誠不足以見先生之萬一。然丹鳳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爲至寶，與其棄之，毋寧過而存之，且大義亦時見焉。後之學者，稍聞遺訓而瞻文采，不猶愈於無耶？故敢違先生之旨，貢同門之約，刻而布之，誠知罪戾，不遑避矣。

先生諱次琦，號稚圭，又字子襄，南海縣人。道光丁未進士，行事詳於平陽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師齋詩，刻於粵之學海堂集。夾敘夾議，勁氣直達，想見瓣香之有自矣。

【註釋】

【襄陵】縣名，今屬山西省。

【連州公】名贊修，字述之。

【知縣公】名達初，號少農。

【兩廣文公】一名達

葵，號彝仲。一名達節，號竹蓀。廣文，清代教士之官，有教諭訓導等名稱。

【回參之列】顏回之父，路曾參之父，皆孔子弟子。

【辟

呬受學】（禮曲禮）負劍辟呬詔之。（注）口旁曰呬，謂傾頭與語也。

【掌故】國家之故事。

【無似】謙詞，猶言不肖。（禮哀公

問）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儀徵阮文達公】名元，字伯元，號芸臺。

【都講】即學舍之長。

【曾勉士】名釗，一字敏修，南海人。道光拔貢，官欽州學正，有周官注疏小箋。

【侯君模】名康，原名廷楫，番禺人。道光舉人，研

精注疏，尤深於史，成後漢書補注，續三國志補注。

【謝蘭生】未詳。

【餽釘】一作釘餽，喻文詞之堆砌者。（韓愈詩）或如臨食

案，肴核紛釘餽。

【節行句】東漢多尙節義之君子。

【義理句】兩宋多言道學。

【康成】鄭玄，字康成，東漢高密人。

【紫

陽】山名，在安徽歙縣城南，宋朱熹居崇安，榜廳事曰紫陽書室。

【梨洲】黃宗羲，號梨洲。

【船山】王夫之，字而農，衡陽人，居石

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

【亭林】顧炎武，號亭林。

【簡竹居】詳下。

【紱】字來卿。

【杜韓陶謝】杜甫，韓愈，陶潛，謝朓。

【風騷】國風、離騷。

詩集自序

康有爲

詩者，言之有節文者耶？凡人情志鬱於中，境遇迫於外，境遇之交壓也，瓌

瑰同

異，則情志之鬱積也深厚。情者陰也，境者陽也，情幽幽而相襲，境媿媿而相發，

護音

陰陽愈交迫，則愈變化而旁薄；又有禮俗文例以節奏之，故積極而發，瀉如江河，

舒如行雲，奔如卷潮，怒如驚雷，咽如溜灘，折如引泉，飛如驟雨，其或因境而移情，

樂喜不同，哀怒異時，則又玉磬鏗，和管鏘鏘，鐵笛裂裂，琴絲悒悒，皆

丘庚切

鏗，和管鏘鏘，鐵笛裂裂，琴絲悒悒。

於禽切

悒，皆

自然而不可以已者哉！夫有元氣，則蒸而爲熱，軋而成響，磨而生光，合沓變化，而成山川，躍裂而爲火山，流金，匯聚而爲大海，迴波，央音軋吾芒，大塊文章，豈故爲之哉？正不得已也。故志深厚而氣雄直者，莽天地而獨立，渺萬物而爲之，悱惻其情，明白其靈，正則其形，玲瓏其聲，芬芳烈馨，穠華遠清，中和永平，澹泊而不厭，亭立而不矜，迤灑而淵渟，月明而山行，石破而天驚；時或風雨怒號，金鐵飛鳴，山水妙麗，天日晶晴；或萬馬戰酣，旌旗飛榮；或廣殿排仗，冕旒嚴凝；或巖藤落葉，面壁老僧；或萬花放曉，士女春盈；或深山大河，巨海積沙，崇峯攢天，洪波疊嶺，飛雪蔽地，漸海極目，烟岫鬱攸，蜿蜒漫空，乾端坤倪，神怪暴發，人經物理，龍象蹴踏，斯其爲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者耶？

吾童好諷詩，而學在探同理，既不離人，性又好事，不能彫肝嘔肺，以爲詩人。然性好遊，嗜山水，愛風竹，船唇馬背，野店驛亭，不暇爲學，則餘事爲詩，天人之感多矣。及戊戌遭禍，遁跡海外，五洲萬國，靡所不到，風俗名勝，託爲詠歌，莫拔抑塞

磊落之懷，日行連犴。翻音奇偉之境，臨睨舊鄉。張連切回故國，閱劫已夥，世變日非，

靈均之行吟澤畔，騷些多哀；子卿之嚙五巧切雪海上，平生已矣；河梁隴首，游子何

之？落月屋梁，水波深闊，嗟我行邁，皆寓於詩，情在於斯，噫氣難已，奔亡無定，散佚

彌多。門人梁啓超請收拾叢殘，發願手寫，搜篋與之，尙存千餘篇。亡人何求？又非

有千秋之名心也。抑以寫身世，發幽懷，哀樂無端，咏嘆淫佚，窮者達情，勞者歌事，

小雅國風之所不棄也。後之誦其詩，論其世者，其亦無罪耶？

莽天地而獨立，渺萬物而爲之，先生之詩境，亦先生之文境也。

【註釋】【瓌異】猶言奇異。【旁薄】廣被也。（晉書）含羅萬類，旁薄羣生。【垓軋】無限際貌。【連犴】宛轉貌。【遭

回】行難貌。（楚辭）下江湖以遭回。【靈均】屈原，名平，一名正則，字靈均，戰國楚人。（史記屈原傳）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

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子卿】蘇武，字子卿，漢杜陵人。（漢書李廣蘇建

傳）單于愈益欲降之，適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

牧羝，羝乳乃得歸。【河梁二句】（李陵與蘇武詩）攜手上河梁，游子暮何之？【落日屋梁】（杜甫詩）落日滿屋梁，猶疑照

顏色。【梁啓超】詳下。【亡人】出亡之人也。（大學）亡人無以爲寶。

羣己權界論序

嚴

復

字又陵，號幾道，福建侯官人。船政英文學生，以道員指分直隸，授文科進士，充北京大學教習，民國授海軍少將，任參政院參政，有嚴幾道文鈔。

嚴子曰：嗚呼！揚子雲其知之矣，故法言曰：『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十

稔

管

之間，吾國考西政者日益衆，於是自繇由同之說，常聞於士大夫。顧篤舊者既

驚怖其言，目爲洪水猛獸之邪說；喜新者又恣肆泛濫，蕩然不得其義之所歸；以二者之皆譏，則取舊譯英人穆勒氏書，顏曰羣己權界論，畀手民印版以行於世。夫自繇之說多矣，非穆勒是篇所能盡也。雖然，學者必明乎己與羣之權界，而後自由之說乃可用耳。是爲敘。

自由自由，許多罪惡，載汝而行。此書可以藥我國之動言自由者。序亦扼要，而言修絜可誦。

【註釋】【揚子雲】名雄，漢成都人。撰《法言》十卷，摹仿論語。【稔】穀熟也，穀一熟爲一年。（左傳）不及五稔。【穆勒氏】

John Stuart Mill 西元一八〇六年生，一八二三年，入東印度公司，一八五六年爲監查員，又嘗爲國會議員，所著書原名自由論。

又有經濟學原理等。一八七三年卒。【界】與也。【手民】以手之技能爲職業者，古但爲木工之稱，今通稱雕版及排比活字之

人。

書杜襲喻繁欽語後

（魏志）杜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知表不足爲，適長沙。後仕魏，官至大中大夫。繁欽，字林伯，以文辭知名汝潁間。時同依劉表，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與子俱來，徒欲龍蟠幽藪，待時風翔，豈謂劉牧乃撥亂之主，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將與子絕矣。欽曰：謹受命。繁、音襲。

林 紆 見論辨

吳人之婦，有綺去倚切其衣者，衣數十襲，屆時而易之，而特居於盜鄉，盜涎習延

切而婦弗覺，猶日銜其華繡於叢莽之下，盜遂殺而取之。盜不足論，而吾甚怪此

婦知綺其衣，而不知所以置其身。夫使託身於薦同搢紳之家，健者門焉，嚴扃深居，

盜烏得取唯其瀕賓音盜居而復銜其裝，此其所以死耳。

天下有才之士，不猶吳婦之綺其衣乎？託非其人，則與盜鄰，盜貪利而嗜殺，故術能於亂邦，匪有全者。杜襲喻繁欽曰：『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欽卒用其言，以免於劉表之禍。嗚呼！襲可謂善藏矣，欽亦可謂善聽矣。不爾，吾未見其不爲吳婦也。

有才之士，不免自炫其才，以取殺身之禍，作者自有感而言。

【註釋】【綺】文縵也。（漢書顏師古注）今之細綾。【襲】衣上下皆具曰襲。【涎】口液也，垂涎欲食，以喻欲取之意。【瀕】迫近也。【劉表】漢宗室，字景升，時爲荊州牧，知禰衡之才，而假手於黃祖殺之。

朱九江先生集序

簡朝亮

字季紀，號竹居，廣東順德人，有讀書草堂集。

學者問曰：『聞集之始也，後人集之，而非自爲集也。朱先生既歿十有六年，而未有集何也？』朝亮曰：『蒐之未備，既不得遽，又時將有待也，然遷延之罪，固

自知之矣。』學者乃出其所得詩文百篇有奇，基音又有數策錄所聞者，問曰：『然乎？』乃檢其所得，曰：『詩文非先生之作，而妄稱爲先生者，十二三焉。若夫所聞，則不能無異，自古而然者也。』嗚呼悲哉！

先生既沒，赴至，朝亮父喪方禫，

切懣感

以師喪固所奔也，戴星而行。及至，既殮，

將蓋棺，家人聞來哭，止之，遂入哭，猶及見先生面如生也。行省兩院爲文祭之曰：『明不自翹，遺書有無。』朝亮聞之而悲。夫先生有書而無書也，先生之明終不可以沒也。先生七十有一，朝亮在其門，冬歸成昏禮，反而晉拜，先生賜之酒，既侍飲，敬問先生箸述，舉所以欲爲書者而答，凡七書，而自謂於儒宗性學，發之而爲政術，尙之而爲政俗，得失雖微，卽於中國人倫之大，天下強弱安危所存者，則尤屬意而不敢草草焉。及先生七十有五，語其家人，將定藁以成書，無何疾作，乃燔煩音其稿，踰月而沒。此有書而無書，昔人以服程子之明，而先生由之者也。雖然，先生之書，未傳於人，而先生之行之言，人固得而見聞者矣。況其暮年講學，上辨古

人，下窮今日，其所以勤告者，必其所以欲爲書之精意，豈猶有隱而不宣者乎？先生講學，嘗陳時病，力闢其非，以箴擊案，曰：『卽如箸述，當在斯也。』然則先生之明，已傳者精意，未及傳者文字爾。古有修身教士，生平不著述一言者，而其言終布於天下，士大夫得以自艾，刈音婦孺得以交稱，史氏賴其言，而一朝時論之是非乃定。若是者何以至斯也？有表其傳而書之者也，此無書而有書也。

先生旣沒踰年，同門將表其傳，屬議爲書。朝亮方母喪，未獲承也。服闋後，感其意，嘗欲爲先生年譜一編，勞勞人事，久之未成，往往深居默坐，憶當日席間所見聞者，愀然有感，雖風雨中夜，猶必書之，懼將失也；雖書之而不敢遽以示人，懼其或失先生意也。語未及終，學者視抱音以思，乃曰：『請成年譜，以示吾學者，使無惑於所聞。且先集詩文，其所未得，蒐之可補也。孰與扁其正者而投其妄者乎？若此之時，能待者幾何乎？』朝亮以學者之請，固衷於義而不敢辭也。然蹲循久之，蓋以義之至大，將卒爲之，苟一言之失，斯獲戾矣；將不卒爲之，使先生不彰，其

獲戾者猶小，使天下不得聞先生之行之言，而皆失所從，其獲戾者實大矣。旣不可已，遂許之，自夏徂冬，集有先生詩五卷，文四卷，暨書先生事者附錄一卷，乃成年譜，列於卷首，庶讀集者先有考焉。詩由先生家人所得，暨宗人已刊者，今考其年類而次之，壯年者少，大都四十以後爲之也。由詩而文，遞推終身，故以爲次，亦韓集例也。年譜自三十有八以前，據先生公車紀程，暨其家人所得紀年事略，以後據先生在官日記、襄陵碑錄，暨先生手定門人文卷也。年譜以年爲次，而有先敘合敘，使其文不散者，左傳編年之書，已開其例也。論語詩可以興，陸稼書謂觀朱子年譜可以興，今年譜錄詩，則誦詩論世，其所興者，不勃然爲風之自乎？詩由天性，野人歌謠，今猶於古，百世之後，微問如何，詩必不絕。先生爲詩，義原三百，如古之詩人，非今之詩人所可囿，錄其大者，可厚人倫，固先輩以詩篇爲年譜之風也。年譜例錄文，譜居集前，祇錄其題，今或仍錄其文，與詩同列者，譜，普也，風義之高，欲普見其凡也。先生年譜，人譜也，書其可書，不可以常例書也。

學者問曰：『今譜之言，其必古人未有者乎？』曰：『時不可以不辨也。昔者顧亭林爲日知錄，自謂古人所先有者削之。今考其書，章句名物之微，其自謂者略是矣。然其書之用，不係乎其微也。凡所言天下大法，則其書之用存焉，皆古人所先有，而顧氏申之者也。夫既申之，則古人之言，始終復明，天下雖有邪說而不能蔽；若不申之，則古人雖已言，猶未言也。歷世以來，獨立不懼之君子，天下所爭言，而一人不言，天下所不敢言，而一人獨言，皆申古人之義，以蘄後人之明。何者？天下之變無常，變無常而義有常，君子得其公義，續其公言，無不孚驗也。不知者想里醜切曲義以爲新，斧小言以爲斷，謂之古人未有焉，其於天下不適合哉？』既而學者羣請曰：『書成，吾學者傳錄之，難且易譌，今備梓費，請刊之。』遂如其請，學者校刊於讀書草堂。

樸實如西漢文字，讀之惟恐其盡。

【註釋】「禫」除服祭名，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禮，見（禮記）。
【燔】燒也。
【箠】扇也。
【艾】治也。

【服闋】喪服滿期曰服闋。【年譜】用編年法，記載一人生平之事實，大抵爲門生故吏所作也。【莽莽】亂貌。【抱】與掇同，引衆也。【蹲循】猶逡巡也。【陸稼書】名隴其，平湖人。【日知錄】顧炎武撰，乃其讀書有得，隨時劄記，故以日知爲名。【醜】猶麗，取之也，分也。

龔定庵海門先嗇文書後龔名自珍，字璉人，仁和人。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定齋集。海門，清爲醜，今爲

縣，屬江蘇。

張 蹇字季直，號蒿庵，江蘇通州人，甲午進士，以殿試一甲第一，授修撰，中日戰爭，主戰最力，及敗，乞歸，集巨資創辦

實業。民國二年，出爲農商總長，七年，任導淮水利督辦。工書，有張南通詩文鈔。

異哉定庵此文之殊異於余所聞也。余所聞陳朝玉早歲農佃海門事，極莽

蒼礪盧對切礪落落可傳，絕非有所忻慕倣效於古人。今之海門，故揚州屬之海門

縣，於五代則靜海軍地，宋改名縣。明季嘉靖年間，地日坍音灘削，治屢徙至不足縣

乃夷爲鄉。而縣人之仕於朝者，以爲鄉之民，地無可耕而書有可讀，因竝請存其

學額，奉縣孔廟聖哲栗主，合祀於南通廟堂。清初坍地復漲，江海之交，新沙駢聯

相望，徙而墾者，崇明人居十八九，通與他縣不過一二，賦稅獄訟，一切屬通，其至通治，往往渡涉。通人先輩自負，視沙民仆僂音，易與，沙蠻沙蠻呼之，因事陵轢，歷音或利其賄納，沙民積憾不平，乃并力請仍海門之名，而直隸於布政司爲廳。乾隆初，部議允其請，則還以靜海名鄉，是爲海門離立而廳之始。余聞朝玉事於父執海門秦駕鰲，秦之叔母，朝玉第三子之女也。秦亦有女於陳者，蓋重世姻婭。秦生平健談，而直方不妄語，其爲余說朝玉事本末，至曲折可聽。

『陳朝玉亦崇明人，生有異稟，黑子錯落腰際如帶，修軀廣頰，聲桑上聲若洪

鐘，音力絕人，少卽豪宕不羈，粗識字，辨文義，嗜博輒負，以是無賴，益縱覆其家。

婦翁劉氏，故富，婦賢，屢諫不從，亦弗怨懟。渡內切朝玉旣不能支朝夕，則盡貨棄所

餘產物，撲卜音被篋衣具，并一紡車，擔而荷之，挈婦依翁。翁第宅閎侈，童僕唯諾，役

使數十人。朝玉突至，直告翁無隱。翁館之修備，朝玉出入，童僕直於路司於門者，

咸攘起；久之懈，朝玉始譙訶之，漸弗禮，怒而扶丑栗切僕，羣譟白主人，翁誠僕謝朝

玉。一日朝玉語婦：「吾不能久居此，視奴輩眉睫，不如去。」婦詰去安之？曰：「唯吾所適。」語竟，檢來時襍被、篋衣具、紡車，擔自荷之，要婦行。婦入白父母，父知不可留，母私以金資女而慰遣之，朝玉昂然荷擔挈婦出翁門。」余聞拊掌曰：「偉哉男子！」

「朝玉出，距翁家數十里賃一屋而居，仍日出訪舊所與博徒，而歸較早，歸則偃臥若有思，如是累月。婦曰：「任若所爲，何以度日？」朝玉曰：「若憂貧乎？吾視致富易，顧無所得本資。」婦謂：「若不博而有業營者，有母所予之金在，可將去！」乃陳銀方寶四於几。朝玉蹶然起，懷之出。婦問何營，曰：「若弗問，他日視吾歸之息。」出數月歸，獲息倍蓰，示婦。問何營而得，曰：「販私鹽耳！」婦大驚詫，「若且觸法賈音禍！」曰：「毋慮！更爲之一年。」閱旬又出，往反數四，獲果倍什百。語婦：「海門有大沙，往墾者踵趾相接實繁，吾將往農。」一日，盡召博徒鹽夥，盛陳酒肉與之飲，極懽而謝罷之，曰：「吾從此爲農矣。」余聞之曰：「男子哉！」

「朝玉之沙，先佃通明氏之田。明父子舉人，有勢力，而繩佃嚴，租無豐歉，納必如額。時朝玉亦自置田產，嚮裕矣。負氣故靳明氏租。明氏司租人惡聲色，持之急，朝玉怒，扶而仆之。明氏白官逮繫，頗被窘辱。一日因婦探獄，索送百金，金至，乃商禁卒，許二更出，五更歸。卒利其金，且信其人亢直，縱之。朝玉出，則奔明氏倉，刃殺司租人，蘸血題「殺人者陳朝玉」六字於壁，奔而回獄。五更也。次日，明氏又以血書證陳朝玉殺人白官，官提鞫弗承，施拶切子末刑，拶棍三易，卒弗承。官曰：「受刑若是，真老牛筋矣！」自此鄉人稱朝玉老牛筋而不名。官不得供，無如何，其刑幕於庭，呼拶刑三度時，出視朝玉，相殊偉岸，私語官，當調於獄。夜分之械所，朝玉被極刑，倦寐熟，刑幕呼醒之，婉語勸其承招。朝玉忽張目，光閃閃如炬，大聲斥曰：「我不殺人，柰何誘供？我果殺人，我如何出獄？有獄責者誰？」刑幕語塞，退語官曰：「始見朝玉臥場地如土，繼見其怒烈如火，精神過人，不凡，且獄誠有疑，曷以疑罪上報？」由是得緩。遇赦出，出卽市短刃趨明氏家，直挾其父，超登屋，要以

所佃田償所受枉痛，不於言下署券予者，竝命死。明父黻，斛音令子急署竿以上朝。玉納而挾其父下，遂歸。』余聞之曰：『男子咄切都忽咄！』

『歸則連報新沙，與人爭訟，訟竟，畫界立碑。朝玉雨後之碑所，直牧豎，予以錢呼爲仆碑於其背，負而卻行，越界數丈而植焉。復訟官，勘足跡反嚮，直朝玉朝玉既富甚，施與爲善，有子女八人，皆讀書。子試科舉不第，皆爲捐俸切取內貳職。瀕行，誠子：『有得人贓私一錢者，非吾子，不許歸！』幼女嫁某氏者名八姐，精幹類男子，亦捐貲建老人堂，今猶存。崇明故蘇州屬，垂老命子孫家蘇州，訓曰：『海門地不可居，海門田不可棄！』孫奐治經，長於詩禮，有名。曾孫兆熊，咸豐朝翰林，官編修。一副主福建鄉試。』

秦說朝玉，尾音媿歷三數時不竭，異哉男子！意其人，膽知術略過人，雖所行爲，多磊音砢音，不澤之節目，而敢作爲，識進止，不畏權勢，強直自遂，亦草莽英傑，不數觀之才也！具狀屬定庵者，非奐則兆熊，經生翰林，搶榆控地之蝟音鳩，鳥足

以測搏風負天幾千里之鵬背哉？余跡朝玉所營之沙，其疆吠切舉犬溝洫虛域道

路隄防，初無以異於人人。海之人獨謂其所治裙帶沙定案，永不清丈，訟老牛筋

之功。夫清丈以度田，經野之事也。田果合法定尺，無所為功，不合，則因為利者

以為功焉爾。要其行事，瑕瑜長短，坦白與人共見，其卒為善，教子以義足稱。視後

之所謂常陰沙，顧七斤者，憑藉勢家，交通官吏，馱音馱音官尺，以弊通田自肥，厚

封殖，廣第宅，縱子孫奢侈無度，其意量侷音乎不可同年語矣！惜定庵不獲聞余

所聞也。定庵好古，其曰先嗇，擷記語以藻繪之云爾。

其氣虎虎，頗似唐人之義俠小說。

【註釋】【嘉靖】明世宗年號。【南通】縣名，屬江蘇省。【崇明】縣名，屬江蘇省。【陵轢】猶侵陵也。【父執】父

之執友也。（禮）見父之執。（疏）執，志同者也。【姻婭】婿之父曰姻，兩婿相謂曰婭。【黑子】痣也。【無賴】唐書李勣言我

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即殺。【懟】怨也。【譙訶】責讓也。【扶】管擊也。【偉岸】壯大之貌。【蹶然】驚起貌。【倍

蓰】倍，一倍，蓰，五倍。【拶刑】最酷之刑，以小木幹五，用繩聯之，套入犯罪者手指而收之。【訶】刺探也。【叢】恐懼貌。

【竿】履也。【咄咄】歎嗟也。【倅貳】佐貳之官也。【免】字碩甫，詳下與陳碩甫先生書。【媿媿】小倦貌。【搶榆二

句】莊子逍遙遊：鷗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又）鷗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又）螭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歇歇】邪曲也。【記語】（禮記郊特牲）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藻繪】猶言文飾。

織餘瑣述序

況周頤

字夔生，號阮庵，本名周儀，廣西臨桂人。舉人，官內閣中書，嘗參張之洞端方幕，有眉廬叢話、蕙風彙筆記等書。

織餘瑣述，秦牛述蕙風之言，間有一二心得，蕙風容或弗克辨，是則關係性

靈，於掌錄舌學曷與焉？溯昔壬辰春，清姒始來歸，綉髮覆額，撩釵音怡爾，嬖音伊倪音倪

爾，未能任織，何有於述？越數年，略能通雅訓諸字義，嗜讀稽神括異諸小說，唐宋

名家詩詞。夙嫻音專靜近士行，其所匹儷，則又涑音迅水所謂迂夫，朝斯夕斯，形影而

神明之，環堵之室，圖帙四壁，同夢乎其中，百年猶不足，曷止偕老云爾。嘗戲語蕙

風：『吾二人誠比目魚，然而非鰈，乃是蠹耳！』時或粉奩脂盞，音祿羸音初縹音莧

入故紙堆，需之亟而弗獲，則相視而笑。當是時，無論塵事淡忘，雖飢寒曷嘗爲意

矣。

如是者又有年，耳目之所近習，一書癡外，無非書與夫書之類，積濡乳音染與俱化，則並己而亦癡。古今學修之塗，惟癡爲能詣精，而亦非可蹴致。吾清媿近十年來，然脂弄墨，能爲數十數百言，而瑣述於是乎作；卽吾清媿亦冉冉老矣！以二十餘稔珠玉華茂之光陰，僅乃易此一知半解，零星冷澹之陳跡，吾清媿感慨係之矣。清媿述蕙風之言夥矣，雜佩以報之謂何，惡可無述。吾清媿者，蕙風躋託音弛之士，謀生拙，嗜好多，嘗見一舊本，一佳拓，市賈古音居奇，索高訾贊同，欲得則絀於力，舍去又恫通音厥心，志愁音忒忒音，不能以自決，則據梧沈默若坐忘。清媿習見乎此度也，曰：『欲之，斯受之爾。』曰：『直安出？』曰：『某衣在笥，適未易質劑也。』猗與！凡吾清媿所可述，庸有踰於此者乎？若夫瑣述之作，並世金閨諸彥，耽玩羣籍者，優爲之，烏足爲增重？然而衆人固不識矣。

前讀浮生六記歎其豔而雅，今讀此文，安見古今人不相及？

【註釋】【壬辰】清德宗光緒十八年。【清奴】姓卜，或云失其姓，取記語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爲姓也。【綢髮】（詩）

綢直如髮。【嫫鈿】（方言）嫫鈿，好也。青徐、海岱之間曰鈿，或謂之嫫。注：今通呼小，皎潔喜好者爲嫫鈿。【嬰媿】（釋名）人

始生日嬰兒，或曰嬰媿。媿，是也，言是人也。媿，其啼聲也，故因以名之也。【稽神括異】稽神錄，宋徐鉉撰。括異記，宋張師正撰。

【涑水】宋司馬光，夏縣涑水鄉人，世稱涑水先生，有涑水紀聞。【環堵之室】句見（禮備行）。【同夢】（詩）甘與子同夢。

【偕老】（詩）君子偕老。【盪覆匣之小者】搗染搗與濡通（韓愈文）耳搗目染，不學以能。【冉冉】行貌。楚辭：冉冉其將至矣。【雜佩以報之】句見（詩經鄭風）此夫婦靜好之辭。【蹠弛】謂放檢不羈也。【居奇】視爲奇貨也。

【恫】不快於心也。【志志】心志不定貌。【據梧】（莊子）惠子之據梧也。【質劑】契約也，此作當票解。

讀儀禮

儀禮，周公所作，今註疏本，即高堂生所傳。

虞輝祖

字含章，號桐峯，浙江鎮海人。諸生，晚就山東省長署祕書，被辟爲公府諮議官，有寒莊文編二卷，外編一卷。

禮自孔子時已不具，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固也。而人情便於簡脫之途，相率而違之者，亦非一日之故也。今惟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試取而讀之，覺以貴賤爲位，以貨賄爲用，以揖讓爲容，而又喪祭爲重，內本之忠信，外極人道之至文，若有一闕失，意有難滿已。文王周公聖心之所昭著者然也。唐昌黎韓氏，竊歎以

爲文章之盛，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嗟乎！若徒以爲聖人之制度而存之，則愈於廢者幾何哉？其曰掇音輟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今不傳，誠未知其若何矣。要之是書，奈何以掇取爲也？

文用韓法，其識議則較韓尤高。

【註釋】【諸侯句】（孟子）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高堂生】漢魯人，傳儀禮十七篇爲今文。

東三省政要序

章炳麟

又名絳，字枚叔，一字太炎，浙江餘杭人，有章氏叢書。

自渝關而東，廣員四百萬方里地，往往與異域錯壤，其民羯音訂羗音夷不均。宅

都宛平，則此其左掖也。清末始稍置郡縣，建置未備，廣谷大川茂林沃土良冶之饒未盡，人庶未育，阡陌未通。光復以來，其變益亟。余以不才，籌邊斯土，觀其民雖桀健而醇朴，易與爲善也。興利之道多端，若屯墾鐵冶，皆艱阻未易猝舉，鐵道亦

多隸外人，雖欲新闢無由，要以利水道平錢幣爲主。松花黑龍二水音茂延六七千里，而遼河實阨西南海口，由是有溝通松遼之議。松花水北流，而遼河南行，其間以高原分脊，鑿之則逆地泐，音勒其勢不行。北部嫩江處高而南下，東折入於松花，南距遼河不三百里，鑿以爲渠，則徑行無所阻闔，音礙也。金坑之利，一歲值銀一千餘萬，而外輸者，值七百萬。以黃金易他國紙幣，官不爲禁，更虛張紙幣以效之，銀日騰貴，一歲自倍，視初造紙幣時，五六歲則增四倍，故其地雖寡丁口，多穀物，而民生計日蹙。夫捐金而重虛幣，其弊宜五尺豎子所知，反其道，又非難也。民之所樂，吏之所惡，切芳六蝮驚如此，而余奉職亦不獲稱，困辱隨之。

秦縣繆君子才，從事東隅最久，有東三省圖志之作，又與英人秀思同事測量錦遼，積數歲參驗所得爲書，名曰東三省政要。其道三省事狀，條列最備，利害之端，皆可舉而措也。草昧之地，得一計簿，效十百於法書；得一樸士，效十百於華吏。今國家欲自治於長城以內，卽是書爲無用，猶有遠圖，其不曰國之祈望耶？余

每馳傳寧遠廣寧間，念熊襄愍遺事，未嘗不擗膺高蹈也。子才之書，蓋發憤而作矣。異日復從事斯土，其有感於斯言！

水道泉法，東省之要，誰謂經生不識時務？

【註釋】

【渝關】即山海關，在今河北臨榆縣。

【羯羶】強悍之義。（史記）其民羯羶不均。

【宛平】今北平宛平縣。【松

花】江名，源出長白山之圖們泊，西北流過吉林，至扶餘縣北之新興站，會嫩江，折東北流，過哈爾濱，爲吉林黑龍江之界，至同江縣合

於黑龍江。

【黑龍】江名，上游曰鄂諾河，源出蒙古車臣汗部之肯特山，東北流入俄境，又東會額爾古納河，始名黑龍江，爲我國與

俄國之界河。東南合松花江，又東北合烏蘇里江，入俄境，至廟爾，注於韃靼海峽。

【遼河】有東西二源：東源出遼寧東平縣西北之

平頂山，西源出熱河承營縣北圍場中之海刺哈流山東麓，東流合老哈河入遼寧，至遼源縣，東西二河相合，折西南流，縱貫遼寧西部，

至營口入遼東灣。

【嫩江】源出黑龍江省興安嶺之伊勒呼里山南側，南流過龍江縣，至吉林扶餘縣北之新興站，與松花江會，其

會處曰三岔口。

【蝮鷲】言如蛇之毒，鳥之猛也。

【秦縣】今屬江蘇。

【祈望】春秋齊國掌魚鹽之官。（左傳）國之魚鹽，祈望

守之。

【馳傳】傳，傳驛之車馬也。（史記）使人馳傳逐之。

【錦遼】錦縣，遼陽，並屬遼寧。

【寧遠廣寧】寧遠，今興城縣，廣寧

今北鎮縣，並屬遼寧省。

【熊襄愍】名廷弼，字飛，明江夏人。萬曆進士，官至兵部尚書，經略遼東，以廣寧巡撫王化貞不受節制，

大敗入關，爲馮銓等所譖，棄市，傳首九邊，後謚襄愍。

書黃侃夢謁母墳圖記後

侃字季剛，母周氏，先世江西安吉人，後遷四川成都。

章炳麟

蕪州黃侃少承父學，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詞澹雅，上法晉宋，雖以師禮事余，轉相啓發者多矣。頗好大乘，而性少繩檢，故尤樂道莊周。

昔阮籍不循禮教，而居喪有至性，一慟失血數升。侃之念母，若與阮公同符焉。錄是以見士行不齊，取其近眞者是。若其清通練要之學，幼音要眇音切安雅之

詞，並世固難得其比方，恐世人忘其閔美而以繩墨格之，則斯人或無以自解也。老子云：『常救善人，故無棄人。』余每以是諷侃，亦願世之君子，共喻斯言！

任性而行，致失繩檢，士之曠達者恆有此病。惟任性則近眞，異於借禮教而行詐僞者。文本此立論，似爲黃君回護聲辨，而嫉俗風世之意，可於言外得之。

【註釋】

【蕪州】今改蕪春縣，屬湖北省。

【少承父學】

侃父雲鶴，爲四川按察使，授毛詩傳，說文解字。

【師事】（左昭）

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啓發】（論語）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大乘】（傳燈錄）禪有深淺階級，悟我空偏眞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吾法空所顯眞理而修者，是大乘禪。【少繩檢】不肯爲繩墨所檢束也。【莊周】戰國蒙人，著莊子，卅十餘萬言，以一死生齊萬物爲大旨。【阮籍】三國魏人，字嗣宗，才藻豔逸，而個儒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格，而毀幾至滅性。【幼眇】精微也。（漢書元帝紀贊）窮極幼眇。【繩墨】法度也。（禮經解）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融齋類稿四句集敘

李

詳

見論辨

吾鄉劉融齋中允，少溺於學，道光甲辰通籍後，借公私書閱之，粹然鄉道，一歸於沖融夷懌，遂其自適之趣。蓋其爲學，汎濫於諸子百家之說，頗以秦州王心齋及鄉人韓樂吾兩先生爲宗。此集乃咸豐壬子自定本，時先生年正四十，故以四句名，而學已底於大成。逮其後，講學瀛瀆，刊所著書，雖視此稍有改易篇目，然皆元本斯集，立爲根幹，其枝葉扶疏，則與年俱進，非有子雲之悔，而以其少作爲不工也。集凡四卷：文第一，詩詞曲第二，斫吾集，會意編第三，習藝瑣言，文法易來

第四先生之意，因此有少年立言微近豪傑，入道時露兀厲，又多以禪悅爲味，慮爲世所詬病，大加芟薙，盡摧其牙距而後已。至於歲暮，乃甘自晦遁，積類同然爲蜀莊之沈冥，士遂以儒林歸之，先生之始願固不及此也。

先生昨非集自敘云：『此集始名四旬集，集中所編，大率四十以前之作。』先生故不諱之，惜其語精詞粹，刊本頗不具，則此書誠宜亟爲流傳，以存先生蚤歲著書之梗概。先生昔之高第弟子，尙有存者，與海內人士服膺先生之學，固皆願聞其最目，引以爲快。余幸得從故家借錄，藏之篋笥，元書寫本有圈及評語，一仍其舊。先生與陳戶部廣德最善，評語卽出其手。陳爲乙巳進士，著有蕉根集，安貧樂道，與先生同爲鄉里所重，而其潔身自愛，亦如先生。附書之以告後之讀先生是書者。

先生文行並高，曾主海上龍門書院。今見此序，如見其人，如讀其文。

【註釋】劉融齋名熙載，字伯簡，興化人。道光進士，官至左中允，後主講上海龍門書院以終。【王心齋】名良，字汝止，明

秦州人。父龜，子役於官，良出代父役，入定省惟謹，謁王守仁，從之學，聲名出諸弟子上，學者稱心齋先生。【韓樂吾】名貞，字以中，

明興化人。以陶瓦爲業，時秦州朱恕，樵薪養母，從王良講學，貞慕其行，從之游，後乃師事良子襄，遂以化俗爲任，農隙則歷各村，聚徒談

學，從游甚衆。【扶疏】茂密也。【漢書】是以支葉扶疏。【子雲之悔】子雲，揚雄字也。【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

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禪悅】以禪理爲樂也。【華嚴經】若飯食時，當願衆生禪悅爲食。【牙距】猶言牙爪。【晉書】張說

牙距。【蜀莊沈冥】（漢書王貢龔鮑傳序）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注）蜀郡嚴君平，

湛深玄默無欲也，湛一作沈。按君平名遵，本姓莊，避明帝諱改。【最目】書成，總括其旨而爲目錄也。

題吳溫叟清溪泛月圖

清溪，一作青溪，在江寧縣東北，自明故宮遷出，淮青橋，與秦淮河合。

李詳

繆藝風先生爲人倫領袖，海內談士，依以揚聲。余與溫叟白石，同館禮卿觀

察所，獲侍藝老，奉手受教，日招余三人及江寧程君一夔，賃一小牒，子沿緣青

溪之間，垂柳蘸聲波，雲景影半翳，窗納遠岫，風吹虛襟。已而月上半規，漸映四

際，林鳥振毳，此芮切游魚躍空，置身虛明，矚音然不滓。還飲於金陵春，越醞音引滿，

吳語腴音鞋懷扶音府寸肴脩味踰方丈集後數日白石卽景爲圖追模未失贈之溫叟藏奔數年頃者裝池屬爲小記時藝風讎校中書往來京輦禮翁白石先後凋喪一夔久不相聞余則纒纒銜恤老病慵疏溫叟遼落寡懽棲止未定追念前塵惻愴人世不覺涕之橫集也

文中有畫如摩詰與裴迪書。

【註釋】

【繆藝風】名荃孫字後珊江陰人以進士入翰林。

【人倫領袖】後漢書郭太傳雖善人倫不爲危言覈論注。

倫類也。晉書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揚聲】文選孔融與魏太祖論盛孝章書天下談士依以揚聲。

【禮卿觀察】姓蒯名

光典合肥人博學善文以進士入翰林改官道員按唐制有觀察使清時稱道員爲觀察。【牒子】舟也。張翥釣竿篇蕖花裝小牒。

【半規】半圓形也。黃庭堅詩新月吐半規。

【毳】鳥腹毛也。

【皦然不滓】皦淨貌滓澁也。史記屈原傳皦然泥而不

滓者也。【金陵春】酒肆名。

【越醞】紹興酒也。

【引滿】酒滿杯也。漢書敘傳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

【腴】熟食曰腴

此作酣適之義。

【扶寸二句】見應休璉與從弟書厚四指曰扶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

【裝池】楊

慎墟戶錄古裝裱卷軸卷首以綾貼黏者曰贈唐人謂之玉池蓋裝潢家以卷縫罅處爲玉池故今亦稱裝裱爲裝池。

【讎校中

書】中書省卽舊祕書省掌圖籍至魏文時始分祕書立中書。繆氏是時管理京師圖書館故云。

【纒纒】瘠也。詩棘人纒纒兮。

【衝恤】恤，憂也。《詩》：『則衝恤，入則靡至。』按是時李氏方丁艱。【慵疏】慵，懶也。《孟郊詩》：『舉止多疏慵。』【遼落】《任昉爲范尙書讓吏部表》：『以臣沉之一何遼落。』

書張廉卿先生手札後

馬其昶

字通伯，安徽桐城人。舉人，官學部主事，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有文集。

其昶音傲學爲古文，自同里方柏堂、吳至父二先生。二先生愛之篤，教之切也。方先生曰：『文不衷理道，則其用藝，是宜本經史，體諸躬，旁及大儒名臣所論著，今子文雖工，曷用耶？』吳先生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於文者，無過張廉卿，子往問焉，吾爲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其昶至江寧，謁張先生鳳池書院，先生則大喜，賦詩爲答。於是其昶年二十有一矣。後屢赴江寧試，從游久，益多聞緒論。先生之言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詞不苟措，陳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詞雜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在叶乎鏗鏘鼓舞之節。』

又曰：『培其元，無速厥成，善學者宜俟其自至。』

一日，棹小舟，招其昶游妙相庵，登臺觀落日，誦杜公出塞諸什，音響震越。迴顧鍾山，雲氣滃切起，須臾彌滿，雨甚，侵夜及曉。庵內一室祀曾文正公，相與危坐其下，先生爲述文正軼事，慨今者之無其人，天下幸終平治矣乎？音爽，走叩王蓋臣副戎壁門，借馬騎行。王未起，大驚出迎，不與騎，餐罷復乘舟歸。其後先生移主保定講席，再移武昌，遂曠隔不見。武昌先生故鄉也，旣歸，書抵其昶，道相念，速來就我。其昶以親喪未葬不能行。前歲客保定，過天津，則聞先生就養陝西卒矣，自營壙有宋大儒張子墓旁。先生之去保定，吳先生繼主講席，每與其昶追語先生暨方先生，輒纍歎太息，謂東南耆舊文儒盡矣。其昶自悼幼時喜名，後乃痛矯厲，闕聲光一室之中，十餘年不出，以先生期待之厚，猶遜避引遠而自阻也。今先生已不可復見，而其昶之齒，亦遂倍初見先生之歲。嗚呼！此其尤可慨者已。

先生工書，力睇音魏晉，自唐宋以下蔑如也。爲其昶作書至多，今復彙前後

手札十餘通裝池之，而誦其所聞大略綴於後，以見文藝末耳。而其昶之負其師傳且如此也！

追念師承，無限低徊，情生文耶？文生情耶？令人師弟之情增重。

【註釋】【方柏堂】名宗誠，字存之。同治間，官崧強知縣，治獄有聲，旋隱居著述，有柏堂全集。【江寧】縣名，屬江蘇。【杜

公】謂杜甫也。【鍾山】在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滄】雲氣起也。【吻爽】未明之時。《漢書》至吻爽，天子始郊。【保

定】清爲府，治今清苑縣，屬河北省。【武昌】清爲府，今改縣，屬湖北省。【天津】清爲府，今改縣，屬河北。【張子】名載，字子

厚，宋鄆人，世稱橫渠先生。【晞】望也。

讀九歌

九歌凡十一篇，屈原所作，即東皇太一、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殇、禮魂也。謂之九歌者，神有九類，湘君湘夫人合爲一類，大司命少司命合爲一類也。

馬其昶

余讀屈原文，高其詞，悼其不遇，意其始贊懷王，必有卓犖大計過絕人者。今所傳自離騷以下，皆原放斥後所爲，九歌詞旨，尤不可驟曉。王逸稱楚俗信鬼好

祠，祠必作歌樂鼓舞，原陋其詞，爲作九歌之曲，陳已寃結，且諷諫，故章句錯雜。是說也，余疑焉。假令原欲自言志，奚託於事神？事神乃陳已寃結，神其瀆矣。其身既疏遠，更欲致其敝罔不可驟曉之詞爲諷諫，何其迂計者歟？且吾意古君子雖甚不得已於天下，其孤懷湮鬱，不蘄白於塗之人，決也。原奚喋喋至如此？

及讀漢郊祀志載谷永之言曰：『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乃知九歌之作，原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在離騷前。太史公稱原博聞彊志，明治亂，嫻辭令，懷王使原造憲令，上官大夫見而欲奪其草稿，原不與，因讒之王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爲。」』懷王怒，疏原。原豈自矜其能者？然當時爲文要無出原右，彼懷王撰辭告神，舍原誰屬哉？懷王十一年爲從，同與縱長攻秦，十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助卻秦軍，在此時矣。故曰：『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者，秦分野也。其後十八年與秦和，張儀來謝，原使從齊來曰：『何不誅儀。』二

十年齊湣音閔王爲從長，又合齊而倍秦。二十四年復與秦和。楚之衰，自懷王始。今讀原所爲詞，前後著其事神之敬，無已之情，雲中君見神貺之無私；湘君湘夫人反復於盟誓之不可信，修政之宜及時；河伯非楚境內山川，遙望僭祭之非禮，卽神所弗格；山鬼明淫祠禱祀之無益；而大司命少司命因其祈福上陳性命之情，祝宜子，祓音挑不祥，而隱動其爲民父母之心。至所謂事神若鬼，欲以助卻秦軍者，則爲盛言當時聲色之娛嬉，兵禍之慘怛，利害明白昭著如此，倘所謂卓犖大計非耶？懷王不寤忠諫之旨，竟虜於秦，爲世大僂，六音無足怪。乃至千百世讀其文，亦無能通知其意者，或且疑其章句錯雜，悲夫！古今貞臣烈士孤苦不可告語之懷，不吾知則已矣，而禍釁卒搆於家國，茲屈子所爲痛心也。甚矣哉！兒童之見也。當懷王時，乃欲持辱音譏楚媚鬼神，以卻虎狼之強秦也，寧有幸乎哉？

因事納規，九歌非苟作也，知此而後可以讀騷經。

【註釋】【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楚懷王左徒。

【懷王】名槐，威王子。

【卓犖】超絕也。（晉書）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

【王逸】字叔師，後漢宣城人。順帝時爲侍中，著楚辭章句。【敬罔】大貌。（馬融賦）徬徨縱肆，曠養敬罔，老莊之槩也。【喋喋】

見前張釋之不拜齋夫論注。【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上官大夫】斬尙也，

與原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爲從長攻秦】（史記楚世家）十六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兵攻秦，楚懷王爲從長。【絕齊和

秦】（史記屈原傳）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怒張儀三句】（屈原傳）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

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敗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

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按丹陽，乃在丹水之北，淝水之南，秦置丹水縣，故

城在今河南淅川縣西。藍田，今陝西藍田縣，有藍田關。【天狼】星名。【張儀來謝三句】（屈原傳）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

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

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齊潛王】名地，宣王子。（楚世家）二十年，齊潛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乃使使遺楚王書，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

善韓。【復與秦和】（楚世家）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竟虜於秦二句】（屈原傳）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

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祓】除也。【大僂】僂，辱也。（荀子）爲天下大僂。

素光閣讀經記序

馬其昶

仲實治經，自與余同學易始。余略涉易、詩、書、旨趣，遂及秦漢子史，下逮唐宋
瑰璋之文，修正之詣，業龐而力孱，勤苦而寡所獲。而仲實則搏通專通揖通輯通於經，凡十
有餘年，而十三經畢，委心前訓，不得於衷，乃下己意，其說成而徇余言，削之者幾
半，今存者猶二十六卷。嗚呼！何其勤也！余對之未嘗不自憾其多歧，而仲實不忘
其始事之同劬也，願得余一言敘其端。

余讀前史藝文志，嘆其著錄浩衍，莫可殫數，隋唐所入，視漢什百焉，宋明視
隋唐又什百焉。然而自漢迄明，書之零落就湮者，尤往往什百其所入，不幸而史
遺不錄，則益無覓耳。其間惟託業經術者，於道爲尊，故古今說經之文充棟。道尊，
懼吾說之乖於聖；託業者衆，病吾說之同於人，則是經者，窮該垓晉，延晉縣萬禩同。

不敝者也。託之以存難，存而誦習於人也尤難。施、孟、梁丘之易，齊、魯、韓之詩，歐陽大小夏侯之書，無慮皆立學官，師弟子傳業相嬗，猶且微絕，況乃私譔孤行，靳其歷載彌久，知其難也。鑠心力於至艱之途，而或不存存矣，而吾身則既塊然無覺久矣。夫亦奚樂於此乎？然而自古鴻生鉅儒，皆甘心焉而弗悔者，何也？吾之寄此身於斯世者暫耳，千百世上有聖人焉，吾不得而見之也，其言吾不得而聞之也，吾讀其書，則吾之心與聖人之心，可歛翁同然冥契於言議之表，天下之至樂，又孰有加於此者耶？適乎吾心之獨喻，而非必果有所待於後。且吾既捐百爲屏羣趨，而篤古者，貴其自得也，不覲當時之榮，而乃采名於後世，自苦其生，以供不知誰何者之慕惜，寧非偵顯同乎？吾於是而知不得於今，必有傳於後，此猶有競心焉，終其身於聖人之籍，放意寥闊，而毋或有人之見者存，則庶幾其所謂自得者乎？

仲實之學，過吾遠甚，而知之惟余獨深，其勤於業而不急於聞知也，殆與今之學者異。因讀其書，爲發其旨趣，以告後之人，亦所以訟吾不恆之愆，用自創去

聲云。

張廉卿有與黎蒨齋論文書此文之意境似之。

【註釋】【仲實】姓姚，名永樸，桐城人。

【十三經】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孟子、孝經、公羊傳、穀梁傳、左傳、爾雅。

【藝

文志】記當時所存書籍，班固作漢書始創之，後代作史，多因之。

【垓埏】地之邊際處也。（司馬相如文）大漢之德，上暢九垓，下

派八埏。

【萬禩】猶萬載也。

【施孟梁丘之易】漢書儒林傳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施讎

字長卿，沛人。孟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梁丘賀，字長翁，琅邪諸人。

【齊魯韓之詩】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

人浮丘伯受詩，歸魯，弟子自遠方受業者千餘人，爲博士十餘人。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推詩

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

【歐陽大小夏侯之書】儒林傳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兒

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爲博士。高孫地餘爲博士。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尙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

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尙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尙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無慮】猶言大率。（漢

書食貨志）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

【學官】學校之官舍。

【創】懲戒也。

劉斐村衷聖齋文集序

陳三立

字伯嚴，號散原，江西義寧人。以進士官吏部主事，戊戌政變，革職。有散原精舍集。

蜀刻衷聖齋文集若干卷，爲富順劉君光第字斐村之遺著也。當光緒戊戌之歲，余父官湖南巡撫，會天子方銳意變法，與天下更始，屢詔舉人才，備佐新政。余父則務進端篤，學有根柢之士，疏列君與楊君銳二人，旋召入值，並楊君及譚君嗣同、林君旭，皆充軍機章京，僅累月，難作，君遂遇害。一時之是非得失勝負，不足論，其知者，謂譚林年少氣盛，論議鋒出折一世，爲最易取忌怒，卽楊君差持重，或遇感時發憤，猶稍自激昂；獨君淡泊遺物，不輕與人接，人亦莫由窺其蘊，竟亦偕數子名四章京者，駢戮於市，妻孥流離，茲尤爲天下後世所極哀者也！

君旣歿十有餘年，國步已改，余暨君鄉人王病山，俱避兵上海，始得從病山讀君所爲詩，廉悍輿邃，驚爲進於古之作者。後病山更授以文集，則與君詩相表裏，而敘情朴摯，達於幽渺，有熙父之遺，則信乎君以孤學而能自盡其才爲不可及也。自尸爲新學之風，尙熾，見諸文字，例當爭言政治，凡非涉富強之術，縱橫之策，固皆視爲無用之空文，覆瓿音部之不暇。然古先賢哲，儒素聲香，臭澤類假而傳

之，以漸音尖漬於後死者之心，盪摩神識，縣絡運會，有在於是。而況君又爲天下後世尤所極哀之一人，纏國俗之思，深氣類之感，誦其文可考造次道之淺深，爲學之次第，而舒志發情，寂寥所寄，今非猶得想像落落孤躅音濁於萬物之表者歟？運殊數極，伊鬱誰語？宜病山益不忍置之，謀以是集重付彫版，頗更定前刻張於世，余爲略汰若干篇，序於其端，亦病山之志也。

朴摯幽渺，文亦熙父之遺。

【註釋】

【富順】縣名，今屬四川省。

【余父句】

陳寶箴，字右銘，咸豐舉人。以知府官湖南，光緒間累擢至湖南巡撫，以薦

舉楊銳劉光第落職。

【天子】指清光緒帝，時方行變法之令。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綿竹人。以舉人授內閣中書，鯁直尙名

節，以陳寶箴薦，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孝欽后再聽政，被誅。有說經堂詩草。

【譚嗣同】詳書牘。

【林旭】字啟谷，侯

官人。光緒舉人，官內閣中書，特加四品卿銜，入軍機參預新政。孝欽后垂簾，被誅。有晚翠軒詩集。

【軍機章京】清設軍機處，主管

內外要事，軍機大臣，有軍機章京，謂之小軍機，亦猶漢尙書省之有尙書郎也。

【國步】猶言國運。詩：國步蔑資。

【王病山】

名乃徵，字聘三，中江人。由翰林官御史，有聲諫垣，出守江西撫州，擢爲湖南岳常澧道，再擢順天府府尹，出爲湖南布政使，調湖北，護湖

廣總督，移貴州布政。鼎革後，家於海上，自稱潛道人。

【熙父】明歸有光，字熙甫。

【覆瓿】漢書揚雄傳：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

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按玄謂太玄。

陳仁先詩集序

仁先名曾壽，湖北蕪水人。

陳三立

自辛亥之變興，流人類聚於滬濱，吾友陳君仁先，亦其一也。仁先居數歲，復移家杭之南湖上，偷活却燼，所不能已於詩者，稍多及太夷及余。余與太夷所得詩，激急抗烈，指斥無留遺。仁先悲憤與之同，乃中極沈鬱，而澹遠溫邃，自掩其迹。嘗論古昔丁亂亡之作者，無拔刀亡命之氣，惟陶潛韓偓，次之元好問。仁先格異而意度差相比，所謂志深而味隱者耶？嗟乎！比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爲儻父，則仁先之宜有不可及，並可於語言文字之外，落落得之矣。

江寧蔣蘇庵，頃索得仁先避地十年所屬稿，授之刊印，爲聊寫詭語以質之。落落詞高，飄飄意遠。

【註釋】【流人】謂流亡之人也。（後漢書賈逵傳）流人歸者八九千戶。【滬濱】（吳郡記）松江東瀉海曰滬海，亦謂之滬濱。

按在江蘇上海縣東北，故上海亦蒙此稱。【陶潛】一名淵明，字元亮，晉尋陽人。性高尙簡貴，羲熙以後，以甲子紀年。宋元嘉中卒，世

稱靖節先生。【韓偓】字政堯，唐萬年人。昭宗時，官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忤朱全忠，貶濮州司馬，後復故官，惡全忠逆節，不肯入

朝，避閩，依王審知以卒。【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金秀容人。官至尙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僧父】中州人之賤稱。

【詭語】不以實告人。

二十四史校勘記序

陳

衍

字叔伊，福建閩縣人。舉人，嘗參張之洞幕，旋補授學部主事，兼主講大學文科。入民國，任福建修志局總纂。有

石遺室文集。

校勘之學，有待於外者甚衆，僻壤貧士，無以爲之也。所見不越尋常通行之本，益以閱市借人，得一二且遺八九，況於馮^{藏上}儉^{固外}之居奇，收藏家之珍祕，太史公所謂未能至望見之者，可以借喻求書之窘狀也。有清二百餘年，校勘之學之精，前代所未有；然卷帙浩繁者，唯阮本之十三經，廿四史尙缺有間，錢氏之

考異非校勘也。一書而徵以多書，與一本而校以多本，其求書固各有奢儉難易之不同矣。

合州張式卿孝廉，以僻壤貧士，發憤爲二十四史校勘記，積三十年功力，成書都三百餘卷，有初稿、再稿，以至四稿者，斯已勤矣。初假館於渭南嚴氏，窮音州伍氏，佐幕遵義黎氏，走四方京師，就正海內名宿，而聞名請見，若錢唐丁氏，歸安陸氏，宜都楊氏，江陰繆氏，皆許假藏本而未果。學部圖書館所收內閣大庫北宋本甚夥，亦直封閉，不得窺見。待於外者，其求之之難若此。然余觀其史記校勘記，又稱校注實校兼注，可以補正義、索隱、集解者不尠。兩漢書、三國志、凡經四易稿者如之，宜先付手，民行世也。數十年來，以余所知，唐春卿尙書注、唐書二百卷，惜費不刊，子不克家，蕩產亡身，尙書忿結以死。柯鳳孫參議改撰元史二百卷，至今刊不數卷。楊惺吾之水經注疏八十卷，亦迄未刊。昔張廣雅相國督粵，設書局專刊史學書，與阮太傅經學書相對峙。前數書者，當時若早脫稿，粵省財力尙可代

殺青乎？今舉世不悅學，至考證校勘之學，尤厭苦不省。式卿抱此高可隱人者，欲安歸乎？式卿將歸蜀，索敍甚亟，遂述而著之。

氣疏以達，言明且清。

【註釋】一【駟儉】會合市人者，即買賣之居間人也。【阮本十三經】阮元，字伯元，號芸臺，儀徵人。乾隆進士，道光時官至體

仁閣大學士，加太傅，卒諡文達。有十三經交勘記。【錢氏考異】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嘉定人。乾隆進士，官少詹事，有

廿二史考異。【合州】今改合川縣，屬四川省。【渭南】縣名，屬陝西省。【邛州】今改邛崃縣，屬四川。【遵義】縣名，屬貴

州。【黎氏】名庶昌，見前。【丁氏】號松生。【陸氏】號存齋，見前。【宜都】縣名，今屬湖北。【楊氏】名守敬，字惺吾，湖

北宜都人。舉人，授黃岡縣教諭，調黃州府學教授，舉經濟特科，以內閣中書用。年七十六卒。【江陰】縣名，今屬江蘇省。【繆氏】

名荃孫，字小山。丁陸、楊繆皆富藏書，今皆散去。【正義索隱集解】史記有嚴守節正義，司馬貞索隱，葉嗣集解。【唐春卿】

名景崇，廣西灌縣人。庚辰翰林，授編修，累官至吏部左侍郎，擢學部尙書，改學部大臣。入民國，爲參政院參政。【柯鳳孫】名勛恣，

山東人。翰林院編修，外任貴州提學使。民國三年，任參政院參政。元史今已刊全。【張廣雅】張之洞，字孝達，又字香濤，南皮人。光

緒末爲軍機大臣，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襄。有廣雅堂集。【阮太傅經學書】阮於廣東學海堂，刻有經解百八十餘種。

【殺青】（後漢書）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注）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

跋周印昆所藏左文襄書牘

左名宗棠，湘陰人。道光舉人，咸豐初，洪楊事起，以四品京堂統軍，轉戰浙閩等省，後平甘陝，定新疆，累官閩浙陝甘等省總督，拜東閣大學士，封三等恪靖侯。卒諡文襄。

梁啓超

字卓如，一字任公，廣東新會人。舉人，戊戌變法，賞六品銜，充譯書局總辦。迨禍作，逃日本，辛亥歸國，袁世凱薦爲法部副大臣，不就。癸丑，爲司法總長，旋爲幣制局總裁，尋辭職，任參政院參政。丁巳，任財政總長。袁世凱稱帝，佐蔡鈞起義師討之。張勳復辟，又與段祺瑞平之。著書甚多，集名飲冰室。

左文襄公書牘三冊，皆公上其外姑周太君及致其妻弟汝充、汝光兩先生者也。公歿後三十餘年，汝光先生之孫印昆始搜綴裝池之，自寶襲焉，且以遺子孫。啓超謹按公微時，館甥於周者，且十歲，其間常計偕如京師，授學陶文毅家，撫其孤，理其產，後乃入駱文忠幕，漸預聞家國事。而筠心夫人猶依母而居，諸女公子亦育於外氏，故公與周氏昆弟，分雖婣亞，而愛厚過於骨肉，其事周母若母也。此三冊者，則當時十餘年間所與往復也。其間以學術相砥礪，以功名相期許者，固往往概見，而其大半乃家人語，謀所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蓋文

襄自始貧無立錫地，其儼然成家室無卹饑寒，自此時也。

昔劉玄德論人物，以謂求田問舍爲陳元龍所羞，而躬耕之孔明，則三顧之，抑何以稱焉？吾又嘗讀曾文正家書，其訓勵子弟，以治生產作業，計農畜出入至纖悉，殆更甚於左公書，又何以稱焉？蓋恆產之義，豈惟民哉？士亦有然。士不至以家計撓慮，乃可以養廉，可以壹志。持太倉之米，以自贍畜者，其於進退之間，既鮮餘裕矣。

印昆與啓超同生亂世，不能爲畸羈音處巖穴之行，寒苦盜廩，而以任天下事解嘲，其視昔賢善保金玉者何如哉？吾跋斯冊而所感僅此，後之覽者，亦可以知其世也。甲寅七月。

求田問舍，與躬耕待時，宗旨本異，意殊誤會。惟文以治生爲急，立論可以警今之高等游民。

【註釋】【外姑】（爾雅）妻之母爲外姑。宗棠娶於周，夫人名筠心。【太君】（宋書職官志）羣臣母封國太夫人，郡太夫人，郡

太君，縣太君，後人稱母曰太君，本此。【綴】補綴也。【襲】珍藏也。【徵時】（漢書周勃傳）勃徵時，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館

甥】（孟子）帝館甥於貳室，後因稱婚居外舅家爲甥館。【計偕】（漢書）令與計偕，謂徵召之人，偕郡國上計者俱至京師也。後代

因稱舉人赴會試，亦曰計偕。【陶文毅】名澍，安化人，嘉慶進士，累官兩江總督，卒諡文毅。【駱文忠】名秉章，花縣人，道光進

士，官湖南巡撫，洪楊之役，與曾國藩胡林翼等練兵籌餉，內守外戰，湘鄂間均賴之，後官至四川總督，卒諡文忠。【外氏】舅家也。

（後漢書杜林傳）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林從竦受學。【婣亞】注見前。【骨肉】（漢書宣帝紀）骨肉之親，榮而不殊。【砥

礪】如石之磨也。【禮儒行】砥礪廉隅。【家人】（史記）孝惠帝二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尤禮如家人。【立錐地】喻

其小也。【漢書】貧者無立錐之地。【劉玄德三句】玄德，蜀漢昭烈帝劉備字也。劉表與備等共論天下人，許汜曰：陳元龍湖海之

士，豪氣未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

名，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意，而君求田問舍，是元龍所諱也。當臥君於地，何但上下牀之間耶？元龍名登，下邳人，初爲廣陵太守，後封伏

波將軍。【孔明】陽都人，姓諸葛，名亮，隱於隆中，先主三顧其廬，始見之。佐先主平荆蜀，與吳魏成鼎足。建炎初，拜丞相，帝歿，受遺詔

輔政，封武鄉侯，卒於軍，諡忠武。【恆產】（孟子）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然。【家計】（魏晉植文）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

甚有廢損。【櫻】繁也。【太倉句】（莊子）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此蓋甚言其小也。【瞻畜】猶瞻養也。

【餘裕】（孟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畸】獨也。【巖穴】（史記）巖穴之士，取舍有時。【寒苦句】猶云因貧而仕，盜食

廩粟。【解嘲】（漢書揚雄傳）雄方草太玄，或嘲雄以玄尙白，而進解之，號曰解嘲。【金玉】（王逸離騷序）所謂金相玉質，百世

無比，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

近代文評註讀本 卷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5 6920B

標商冊註

